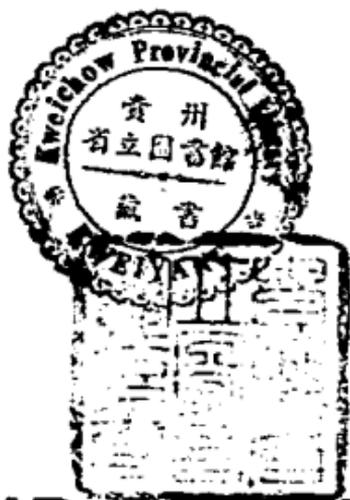


400

書叢小半角

編主奇思艾



識認本型的七數

著 湜 柳

17

第 八 省 圖 書 館
中 文 舊 書
第 號

著 湜 柳



救亡的基本認識

年 六 三 九 一

救亡的基本認識

——又名論民族聯合戰線

前言.....一

(1) 把千萬顆子彈打在一個靶子上.....一

(2) 民族聯合戰線發展過程的私見.....九

(3) 聯合戰線下的理論鬥爭.....二四

(4) 聯合戰線在文化界.....三三

(5) 再論聯合戰線在文化界.....四一

(6) 當前文化運動的工作方式的問題.....五四

(7) 一個特殊環境的救亡運動.....六六
↓

(8) 暑期中工作問題.....	七七
------------------	----



前 言

小冊子所收的八篇文章都是討論當前救亡的基本策略的問題。自然這是我個人，根據我的理論的了解，對當前討論得很熱鬧的民族聯合戰線，發表一點個人的私見。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有權力和義務保衛自己的國家，我有權力和義務對救亡的方策，說出我要說的話。至于我的看法，我說出的意見，是否正確，那不由我個人主觀的判斷，留給一切忠于民族的夥伴們去討論罷！好在真理只有一個，救亡的真理，就是切合當前的實踐，能夠打開一個新的局面，救得中國不亡。我固然希望我的私見恰恰是合于當前的真理，如若不是，我自然也虛心願意接受那唯一的真理。

是的，策略的討論並不能忽視正確的理論。正確的理論是正確策略的基礎。實在說來，理論與策略並不能截然分開，但是，在實踐過程中，每每

發現的鬥爭，在外表上是以策略的姿態出現的，看不見純粹的理論爭辯。這並不是離開了理論，單獨的策略鬥爭，而是在實踐中，理論是通過策略而實現的。所以，策略鬥爭，不僅就是理論的鬥爭，並且是最實際的，具體的理論的鬥爭。但是，這裏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在這討論中，不容許人把理論作爲一種經典，不看做行動指針，離開了實踐，變成了專唱高調，而妨害實踐。這一種毛病，在今日討論救亡的方策中明顯的有人無意識的犯着了，他們認不清策略的重要，認不清民族聯合戰線是救亡「策」，祇拿了幾個基本的原則，一套理論的公式，大呼大嚷，說這不對，那不對，右傾，左傾，結果弄得大家鑽進了牛角尖，什麼理論，行動，聯合戰線，一切都被葬送到墳墓中去了。

民族聯合救亡的方策，現在方在討論中，雖然它已獲得廣大的同胞的擁護了，但具體發展的道路一般人尙屬模糊，事實上各階層的救亡聯合的行動

也還沒有開始啊！如何促進各階層的同胞，以兄弟之情，大家攜着手來禦侮呢？

那就先得對這方策有澈底的了解。那末，這本小冊子就作為對一切忠于民族的朋友們的一種參考意見而出版罷！

柳湜 一九三六，八，廿九日。

把千萬顆子彈打在一個靶子上

有人說，「理想總是理想，事實總是事實，」譬如說，目前的學生愛國運動罷！就有人這樣說，「我想在學生間總是一致的了，誰知，這是「理想」，「事實」呢？學生大衆中，有真誠的，熱情的，也有勉強的，冷淡的；有純潔的爲了民族，也還有卑污的爲了少數個人；有有認識，同時又有鬥爭的精神與經驗的，也有經不起鬥爭，易於屈服，敗退的；學生這一條陣線，「理論」與「事實」就相隔這般遠，以外還用得着說嗎？」

這樣的話，我們在很多的地方聽見了。

其實這是似是而非的。

它的錯誤，就在把「理想」與「事實」分開。實在，他們說的「理想」，已經不是從實際出發的理想，而是他個人頭腦裏的幻想。學生愛國運動，不

是抽去了學生的社會層，及其所反映的現實而單純的作一個抽象看的。

學生愛國運動，是實實在在，長短不齊的學生大眾的一種共同的愛國行動，他們出生的社會層，原也就不是盡同的，即合同在一個階層內，也因生活環境的差異處，有的獲得前進意識了，有的仍落在後面，現實對於他們的反映，就有着很大的差異。你怎能把這一廣大的羣衆，看做高矮完全一樣，肥瘦並無差別的齊整呢？

大凡一種進步的運動，不論是革命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甚至是一種性質狹隘的運動，大隊參加的人馬並不能個個都是意識十分正確，分明，行動又英勇果敢的。也更不是有了這一批「上帝的選民」，才發生某一種運動；恰恰相反；一種廣泛性質的運動的發生，大抵參加的人馬，非常的複雜，對於運動的認識，都只有浮雲般的一層輪廓，甚至僅僅不滿現狀這一點，造成了大家的聯合，形成共同陣線，終極的目的是極爲歧異的。

千萬顆子彈，一時的由許多不同的槍管，打在同一的靶子上。

但打靶的人，有的爲了社會，國家，民族；有的祇爲了小集團，有的或者爲了他的主子，或個人的風頭，愛人的歡笑；然而，祇要運動在進展，許多方面的子彈，能夠齊射到敵人身上，不管子彈是發自個人主義或集團主義的槍管，它一樣能夠制敵死命。這種運動，就叫做聯合陣線。

自然，這種聯合是有條件的，有限制的，它是許多矛盾的一種綜合，並不能消滅各自的矛盾。在運動進行達到某一階段，有的人要退伍，落荒，頹唐，叛變，都是意料中的事。但是，祇有運動前進，這些份子的退却，反叛，並不一定可悲。因爲運動越到後來，隊伍也越變得純粹，精銳，龐大。真正意識的戰士，也只有在這種行動中，才能培養出，鍊鍛出的。

所以，一種聯合陣綫，並不是截長補短，消滅內部一切的矛盾，而是一面合作，一面抗爭。在進行共同行動中，進步的份子，不是把自己的主張放

藥，反是一面以友誼的，甚至嚴厲的態度，進行內部的批判，暴露、說服一切幼稚的跟隨者。

以上這些原則，用在今日中國民族陣綫的形成上，是很有意義的，用在今日的學生運動上，正是對當前學生愛國運動一種對症的良藥。

現在，且就學生運動來談談罷！

當前的民族危機，敵人新近的侵略，激發了普遍的救國高潮。在學生間，展開了全國的救亡運動，這是不足怪的。這一運動，雖然在整個民族陣綫說，它不過是一個支隊；但是這一個支隊，應該如何整齊陣容，集中力量，形成更堅固的壁壘呢？這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裏，第一就是對於這次學生運動的性質，發展的方向應該有一個澈底的明白（請參考大衆生活第七期拙作：新興的學生運動與五四運動的區別）。

其次，就是關於這一運動的組織與動作。

在已有的行動中，我們根據一些私人的報告，知道許多學校在組織與動作方面，不免有許多缺憾。

第一，他們對於同學的意識的不齊一，就覺得有些悲觀，這是前面已指出的錯誤。因此，他們看了內部矛盾不能調和，却不會運用聯合陣線。前進一點的人，不是過於害怕那些慣於胡亂搗蛋的份子，不敢接近他們，就是太看他們不起，不屑與他們為伍，因此，在運動上，力量就形成分裂。

其次，忽略了爭取一校的大多數的同學站到自己的主張方面來。常常把那部份平日只埋頭讀書，不管課本以外的人，不看在眼內。不想法子去說服他們，取得這一部份羣衆，使這一種份子，在客觀上幫助了落後的方面。

因爲如此，所以今日學生運動，仍不脫過去時代的少數人的活動，仍脫不了多少帶一點英雄色彩，把工作安置在少數人的肩上，使少數人疲勞過度，不能盡他所負的使命。大衆缺乏活動的機會，新的幹部也就不容易養育成

功，這一戰關單位的力量，自然更加薄弱了。

在一個學校是如此，學校與學校間，甲地與乙地間，學生力量的配合上也都有這種現象。所以，今日各地學生繙起的愛國救亡運動，雖然已滾起了全國高潮，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學生的陣容到現在止還是脆弱的。

這種缺憾，在運動開始時，雖然本來也很難免，不過，我們希望這缺憾早日加以克服。

這種缺憾應如何補救呢？

這就在今日主持一校，或學聯的青年領袖們善於利用一校或一地的客觀條件，盡量的做到在救國的目標下，動員每一個同學，集中各種力量，形成堅固的陣線。

一個領袖，應該有冷靜的頭腦，容人的心懷，握住當前的一環，去組織各種力量。你要使前進的同學更加前進，你要使不動的同學也向前進，你更

要使落後的，擾亂的同學，至少在推動愛國運動上能盡一點作用。所以，你不能感情用事，你要敢於見好人，也敢於見壞人，敢於和志同道合的人傾談，也敢於和心懷惡意的人雄辯。你不要把當前的合作，與終極的目的合為一談，你不要因別人沒有理想，就輕視他目前的力量。你應巧妙的去綜合這許多力量，去組織這些人物。

自然，這組織工作不是完全由和平達到的。這裏，也離不了鬥爭。只有在行動中你才能克服一切落後的主張，暴露它的虛假與欺詐。然而，這一切你先應使運動不停止的前進，時時造成運動前進的條件；而運動的前進，主要的是力量；聯合陣線，就是集中力量加強力量；尤其在真理尚未被大多數人接受的辰光，這種聯合的力量，更為客觀所需要。

全國學生大衆們！今日學生的愛國救亡運動，已經是變為智識者的運動了。在智識者的陣線內，無疑的學生做了中堅。諸君在今日所處的地位是何

等的重要啊！目前學生運動方才開始，民族鬭爭的來日方長，如何去組織與領導這一神聖的事業呢？這是每一個學生及教育者應該虛心坦懷去考慮的問題呀！

學生大眾們，集中你們自己的力量罷！造成自己領導的能力罷！接受前進的教師及社會教育者的進言罷！

各級教師及社會教育者們！站在學生一起罷！站在學生陣線前面罷！爲了民族解放，爲了教育青年，親身去領導這一民族的，神聖的運動罷！

理想與事實並不是相離十萬八千里的。我們今日共同的理想是民族解放；我們今日的事實在實現這一理想的最初步。反抗侵略，防衛國家土地完整。我們今日的理想是組成民族陣線；我們今日的事實是在實現這一理想，組織全陣線的一分野的學生大眾。我們的理想是把學生陣線造成一個鋼鐵壁壘；我們今日的事實是在實現這一個理想，與各種認識不足及落後的學生份子

鬥爭，整齊自己的陣容。在鬥爭過程中，有進步的現象，有落後的現象，有可救的人，有不像人的獸，這一切有什麼奇怪？有什麼值得悲觀？怎樣懷疑到理想與事實的不一致起來呢！

現在需要的是力量，集中各個力量，要把千萬顆子彈打在一個靶子上。

民族聯合戰綫發展過程的私見

——上層聯合戰綫與下層聯合戰綫——

中國目前最最基本的救亡政策是聯合全民族的力量，結成一條民族戰綫，這已是最大多數人所公認的真理了。近十個月以來，人民救亡的行動，邏輯的按照聯合戰綫的原則前進，更使聯合戰綫的理論的討論，一天天開展，一天天深化了，這決不是偶然的。

聯合戰綫的討論開展而至今日，發生了一個最最基本的問題，即中國今

日的民族聯合戰線如何結成的問題。它的具體的內容，發展的過程應該是什麼的呢？許多人對這一個問題還在懷疑，許多人很慎重的不敢發言。大家似乎只有一個概念，聯合戰綫一定是由兩條戰綫結合而成的，即上層的聯合戰綫與下層的聯合戰綫的一種結合，後者為聯合戰綫的基礎。聯合戰綫具體的內容是勞苦大眾為中心的一種與上層份子的結合，它的發展過程是以下層聯合戰綫的勝利推動上層份子來參加，這有事實為證，即今日法國的人民陣線的勝利是。這一個概念，今日非常普遍的存在在無數人們的頭腦裏。

因此，最近許多人對沈章陶鄒四先生發表的那篇「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最不满意的，就是他們只倡言要聯合救亡，並且似乎只看見國內幾部份實力，少談下層聯合戰綫，根據以上的概念，自然要覺得他們的話說得還不具體，「無補」實踐了。

關於沈章陶鄒四先生的意見，這裏我無暇詳細發表自己的私見，且按下

發表罷！但是對於聯合戰線如何結成的問題，在我個人也是最關心的，我對於以上的概念有何感想呢？如果純粹作抽象的研究，在原則上是不能發表相反的意見的，如果我們切合中國今日的實踐，從民族聯合戰線，與法國反法西斯的聯合戰線不同的性質，兩國不同的實踐來說，我覺得以上的概念還有疑問，還嫌過于抽象。中國民族的聯合戰線的結合的道路，是應該按照自己的實踐的。是的，我們要珍視人家的教訓，但歷史的發展並不能離開客觀實踐，不能由我們抄人家現成的路單。我想，問題既然發生在我們這裏，我們一定有自己的路可走的啊！

法國人民陣線的結成，據我所知道的，的確是由下層聯合戰綫做起的，即反法西斯的戰綫，首先從工會開始。法國勞動羣衆在政治信仰上也與其他各國一樣是人爲的被分裂着，隸屬於幾個不同的政黨的。這些不同政治主張的政黨彼此對立着，工會與工會自然也對立着。勞動羣衆運動也與其他資本國

家一樣一向不能統一。現在因為反法西雖然有了同一合作的要求了，但是這種聯合是如何作成的呢？

首先是法國最前進的政黨，在總的政治上，確立了最正確最實際的反法西的政策，在原則上建立了聯合的基礎，在勞動羣衆間，工會中最先實現起來，動員自己工會的人參加別的工會所號召的一切日常抗爭中去，英勇的站在抗爭的最前線，在許多抗爭中堅定不屈的精神與行動使其他工會羣衆深深受到感動。這些羣衆對於新參加的不屈不撓的同伴，生出了非常的信賴與敬意，粉碎了昔日所受到的許多麻醉的教育。在抗爭中，自己工會領袖的動搖，他們又看得明明白白。於是，在無數次抗爭中，他們間過去的隔膜是一天天打破了。他們發現了相互的兄弟情誼。因此，對於這些英勇堅定的同伴的政治信仰，以前是歧視的，隔膜的，現在覺得也平常，親近了，許多落後工會的羣衆因此對於共同反法西的要求的信念更堅定起來，他們督促，逼迫

他們工會的領袖改變昔日的觀念來和前進工會接近，接受聯合主張。由這些行動使得各工會內部都起了一些改變，漸漸的，漸漸的，彼此建立了反法西共同行動同盟，產生了共同行動綱領。在言論方面，各種工會機關報紙，也完全改變了昔日的態度，集中在聯合反法西的焦點上，但各自的政治主張，不獨仍舊保持了獨立性，並且因為通過共同反法西的行動的實踐性，更使自已主張得到實現。

由于工會聯合的勝利促起政黨間的聯合，一切不同信仰，但與法西站在對立的一切個人，也由一環一環起使彼此接近了。以前，譬如甲黨是最前進的，它和較前進的乙黨以及落後的丙，丁各黨都是各自隔離一定的距離的，現在因為甲和乙聯合，引起丙和甲也接近，丁也跟着走向前來握手了。個人間更是如此，以前丁看了甲就頭痛，覺得異類，但是他相信乙還可夠朋友，現在因乙和甲做了朋友，也改變對甲的觀念，這樣由無數的線的牽引，使許

多利害不同，信仰各別的集團和個人，在一種共同對敵中，互相攜手起來。

法國人民陣綫取得輝大的勝利，確實是以下層聯合戰綫成功，下層的聯合戰綫作成了人民陣綫的基礎，由下而發展到上層，到全國社會各領域。雖然，我們不能否認法國人民陣綫的勝利還有它的客觀條件，但如果此處把客觀條件不論，專就主觀能動的方面來考察，我們不能不誇耀，法國前進大眾的先見，英勇和藝術的組織的能力。它作出世界反法西陣綫最優秀的作品。

但是，這一個優秀作品我們是否可以仿製呢？

我們來看看我們自己的社會罷，我們是否也可以從工會聯合戰綫做起點呢？

我看不出這一種可能性。中國社會半封建的性質，決定了中國政治上民主性的薄弱。人民失掉了一切民權，工人羣衆，只准有形式的衙門式的組織，真正代表自己意志的組織不允許你存在。固然：由于世界革命思潮的影響

，尤其是蘇俄覆滅，蘇聯誕生的影響，使得中國工人運動蓬勃過，並且過去作出了許多光耀世界的事業，說明了中國工人大衆是民族解放的最大力量；但正因着工人的自覺和革命的威脅，使工會組織更不能存在，民權自由的限度，就當前事實言，不獨不能高比法國，也幾乎不能比擬日本。中國工人這一階層當前生活的悲慘，如果具體的描寫出來，恐怕要使世界人士吃驚：認爲是天下的奇聞罷！是的，不平，憤怒，反X的民族的情緒是非常普遍的，反抗的行動，也很普遍，去歲一年的工潮，也幾乎超過了一九二五年，但大半是自發的，絕望的抗爭，部分的孤立的苦鬪，我們不能錯認這是工會在那裏運動。我想，大家總不能閉緊眼睛，不承認當前中國工人羣衆組織的艱苦罷！

形式的工會是與真正的下層羣衆，在積極意義上是無多大關係的，它本身是統治工人的機關。固然，我們中國工人間沒有法國那樣複雜的政治派別

，可說是好的現象，但却根本不許你有政治主張，有組織。你有了主張與組織，也就構成犯罪，這樣的條件下，中國民族聯合戰線，要想先從這裏誕生出來，恐怕會是空想吧？

誰提出這種主張來呢？形式的工會是不會的，它要的是獨立的統治，用不着和別人聯合，並且又有誰敢於向它提出共同行動呢？形式的工會以外，原來不許第二個工會存在的。當然，下層羣衆中自覺的，有民族意識的份子是不不少的，並且他們堅決勇敢也高過其他社會層的人，但是中國人的愛國的前進思想只能蘊藏在心裏，就是好友間也不能剖心相見。這許多個別的股份子，在非常的環境下被人監視着，你能提出什麼來呢？自己沒有法國前進工會的地位，人家也不能以平等待你，來和你談什麼聯合陣線了。

再說到農民罷！在民族抗爭中，無數的中國農民也是主力之一。中國農民這幾年的反X抗爭，義勇軍運動也處處表現他的光榮歷史，就全國說，農



民間是更缺乏組織的。中國今日的民族聯合戰線，也決不是由農民方面提出的，農民目前要求的是組織，並不是一個組織與另一不同政治主張的組織談聯合。

如果說到下層聯合戰線，我想不能不是指工農大衆了。我並不反對中國民族戰線也有下層聯合戰線，工人統一抗×救亡的行動，工農統一救亡的行動，工農大衆構成民族戰線的基礎，（因為工農佔全民族最大多數），可是，中國民族聯合戰線結成的過程，我却看不出可走法國人民陣線的道路，中國民族聯合戰線發展的道路，我以為不能看得太機械，中國今日社會的實踐，決定了它自己的發展。

這一發展的形勢現在是否可以看出呢？

自然可以看出，因為民族聯合戰線的結成的過程可以說早開始了。我和朋友有這樣一種理解，覺得我們這裏的發展路線，不是自下而上，也不

是完全的自上而下，民族的聯合戰線的性質，因為不帶那樣嚴肅的階級性，所以它的發展形式可以現出另一種姿態。

去歲一二九運動以後的事實告訴我們，聯合救亡這一政策不是由某一階級，某一個政黨單獨提出來的，而是代表了全民族每一個人的要求，通過千萬智識者的口而喊出了。廣大的學生救亡運動，首先取得了法國工人在人民陣線開始約莫相似的地位。一二九以後的運動，又喊起了無數的智識者，知識者在這救亡運動中，幾乎無條件的接受聯合戰線這一正確的政策，雖然，大家對這政策的了解，不免還有許多懷疑，或不同的意見，但對這一政策的了解漸漸深入是一天天可以看出的。以上說的沈章陶鄒四位先生發表的高見，更是正確的反映了這一政策發展的過程。他們的意見，如果站在一個政黨的立場，用政黨的偏見去看，自然要感覺不澈底，不充實，也許還覺得太作好人，太幻想了。但作為一個聯合戰線的發起人，按着知識者今日在救亡

運動中的任務，那末，他們那篇文章說不定將來要成爲一篇有歷史價值的文件呢。

是的，中國民族聯合戰線，發展過程的起點，我們看出是落在智識者層間，智識份子成了這一政策的發起人，號召者。不過，我們不能說他是民族聯合戰線的基礎，主力，因爲這是要受它的社會層的屬性所限制的。這一個起點，却非常重要，它指示了我們向前發展的道路。無可否認的，到今日止，聯合戰線全過程最初的階段還未完成，當前不過在意識方面，獲得相當廣大的影響罷了。這一最初的階段包括一些什麼內容呢？

擴大對民族聯合戰線的了解。

促成政治上各種不同派別的人，放棄過去成見，相互接近；尤其重要的是尊重一切既存的政治權力（包括軍事實力），停止內戰，開始聯合抗×救亡的談判。爭取愛國自由：言論，集會，組織等最低限度民權的絕對自由。

在這一階段勝利上，展開民衆愛國組織，將廣大的勞動同胞的抗×救亡的意志統一起來，將工農兩大民族主力，結成一條所謂下層聯合戰線，開始武裝民衆，建立全國抗×政權，統一抗×武裝，達到正式和敵人進行民族戰爭。

卽令神聖的民族戰爭已經開始了，並不能說聯合戰線的使命終了，因爲聯合戰線下並沒有消滅內部的矛盾，聯合戰線也並不是靜止的或機械的在運動，它是時時刻刻在改編，變化中。在過程中，中途退伍，變節，舊的參加者死亡，新的戰鬥員成長，這裏量質的改變，是會以非常的嚴肅的姿態出現的，這並不是什麼不能了解的事啊！

決定聯合戰線往後一階段向另一階段的推移，保障民族戰爭的持久性，頑強性，一直到最後打敗敵人，取得民族解放真正的勝利，這要靠什麼力量呢？這正是現在有許多人已經說過的，要靠下層聯合戰線的鞏固，祇有下層

聯合戰線取得廣大的勝利，才能確實的把握住。

總之，關於中國民族聯合戰線締結的過程的了解，我以為是這樣的一個程序，即民族聯合戰線開始的活動者不是工會員，而是醒覺的愛國的智識者，他們以發起人的資格，舉着聯合救亡的大旗，號召民族的聯合救亡運動，爭取愛國自由，爭取下層聯合戰線生存，發展的條件，建立，鞏固下層戰線，配合上層戰線，進而下層戰線以主力的資格去推移戰線前進，一直達到最後勝利。

中國民族聯合戰線的過程為什麼不能走法國人民陣線同樣的路呢？開始就從下層做起不更澈底麼？我的答覆是：這話是說的最漂亮的，可惜中國缺少那樣的條件，我們既不是幻想家，我們無法模倣呀，中國的政治的民主性的薄弱，中國革命的威脅，中國工人政黨過去現在和政府的對立，不僅在政見上，並且化為事實的政權與武裝的對立，彼此進行連年的持久戰爭，這一

種事實，是開世界史上沒有的先例啊。大家的感情弄得很壞，恐怕也是歷史上所沒有的罷！因此，勞苦大眾的自由的被剝奪，說話就犯嫌疑，即令你是出于愛國真誠，你說出的話人家也難以見信，這樣要來談聯合，恐怕是最困難的罷！智識者却不然，他一向保持中立，他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本來又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聯合戰線既不是一個階級的政策，由他們的口中說出，大家都相信不是什麼人在後面把持，利用，他們的話，大家最聽得入耳，這些優先條件，中國工會員是沒有的。

這樣發展的形式應該怎樣解釋呢？這也是由于中國今日社會的條件決定的，並不是一種幻想，自然，這種發展的過程也是一種抗爭過程，天下事決沒有不勞而獲的呀！同時，我要附筆申述的，就是我們並不要機械的理解這一個過程；尤其不應把假定的階段等類的話；看成是絕對的靜止的東西，在開始第一階段中，在形式上好像我們祇注意上層聯合戰線的建立，但我們決

不反對下層運動，相反的是在創造下層運動的發展條件，我們主張各黨各派合作，自然也包含最大的中國下層政黨在內，就不能說，我們忽視了勞苦大眾。同時我以上說的下層聯合戰線當前缺乏發展的條件，並不是說就不能發展，要等到條件夠了才運動，恰恰相反，我的話是就全過程說的，至于就各個方面說，我們並不能在困難的條件下就不活動，不過，我們不能把全過程發展的正確的一環忽視了，使救亡運動在狹的籠裏窒斃。

因此，我個人對於沈先生等的那篇文章，覺得發表得真巧妙，使我生出無限的興趣。剛剛在這時候發表了，這是何等的靈活的反映了聯合戰線第一階段中的實踐呀！

這一階段到今日止方在發展中，聯合戰線當前最實際的任務也就在如何完成這一階段的工作上。我們不能滿足一切美麗動人的辭句，我們不應經典的去理解歷史的教訓。至于法國人民陣線我們可以效法的是些什麼呢？是它

的活動的藝術，工作的方式。

在當前，我們走的還是第一段路，並且不易走的道路啊！歷史分派給我們這些智識者先走了。

我們怎樣展開新的運動，使這一段艱難的路程縮短呢？

民族危機一天天嚴重了，我們要限期完成這段工事，民族的聯合戰線由中國提出一個輝煌答案來罷，發展的道路是擺在我們眼前了。

聯合戰線下的理論鬥爭

聯合戰線這一個口號，在民族新的危機之下被人提出，無疑地是萬分正確的。這一個口號是民族救亡陣線組織的最高原則，祇有這一個口號正確的運用了，民族陣線才會從意識的過程進入實踐的鬥爭，民族陣線才會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一條有力的戰線。中國全民族的抗×戰爭，也祇有這一口號百

分之百的實現了，舉國之戰才能形成。這一個口號的提出，在救亡運動的階段中實在有着劃時代底鬥爭的意義。

是的，我們要感激一二、九的運動，把這一個口號反映在中國論壇上了。一二、九以後全國各種定期刊物上大致的都討論到這一個問題了。就是在下也會對這一個問題寫過幾篇文章，發表過一點私見，不過，截至目前止，據我個人狹窄的見聞所及，對於這一個問題的討論還是感覺萬分不夠的，並且一般的持論，不免多偏於表面的解釋這一口號，說明這一個口號的意義，對於這一口號實踐的鬥爭的作用，以及如何運用上，還缺乏更深入的討論，我們不能不認為這還是論壇上的一個缺憾。

我們現在雖然不能否認這一個口號已在千千萬萬人的頭腦中和行動上發生力量了，但在整個的救亡運動的配置上，我們却不能否認我們運用這一口號還不夠，甚至太拙劣，不靈活，致發生自己的行動妨害了聯合戰線。」到

底在聯合戰線下，我們應該怎樣行動呢？」這類問題已經有幾位在實踐的運動中的朋友和我討論到了。這確是這一口號由宣傳進入實行中應該討論的問題；同時要闡明聯合戰線底鬥爭的意義，我以為，也只有在這一口號的運用中去解釋，才能得到更明確更現實的意義。

我曾用「把千萬顆子彈打在一個靶子上」去形容聯合戰線，最基本的說明了打槍的人不必站在一個立場，聯合是「有條件的，有限制的，它是許多矛盾的一種綜合，並不必消滅各自的矛盾」。在當前中國民族的危機下，不甘作亡國奴的人，並不限於某一個社會層，雖然勞動大眾是主力，但其他各社會層，即令是民族資產者和地主，他那社會層雖然不免帶着非民族性，但那階層中的個人並不是個個都沒有民族意識的。我們要擴大民族的抵抗力，是儘可能的動員每一個不願作奴隸的人，形成一條廣大的戰線。

然而，問題就同時來了，這一些人，雖然在救亡的意識上是一致的，但

救亡的方法上並不見得能完全一致。因為他們各自生活着的社會層既然不同，他們的利害仍然會使他們生出不同的主張的，聯合戰線不是建立在消滅各自所代表社會矛盾的幻想的基礎上，同時也不能建立在空洞的愛國的概念上，聯合戰線真實的基礎是建立在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策略與戰術上。這裏，我要特別強調策略與戰術，因為在當前救亡這一目標是容易被大家所認識，但策略與戰術却很不容易為大家所領會。救亡運動的實踐的鬥爭是正確運用其策略與戰術。一個參加救亡運動的集團或個人，如果不能接受最能實踐的策略與戰術，他就在客觀上妨害了運動，間接的幫助了敵人。聯合戰線的鞏固，就是在戰鬥的策略與戰術上，爭得最大可能的絕對多數參加者的擁護與執行上。因為聯合戰線可以說是戰鬥的同盟，但同盟作戰大家是應該服從整個陣線指揮者，按照當時敵人及自己的力的對比及其他一切客觀形勢而作出的戰術的。僅僅目標相同而游離了正確的策略與戰術，不能結成聯合戰線，因

爲沒有統一的策略與戰術就不足言戰，不能成立聯合陣線。

聯合戰線我們應該在一種動的狀態上考察，矛盾而又一致中考察。這一戰線是時時在改編，在變化的；這一戰線參加者是許多不同觀念和利害的人在共同利害上一時的結合。聯合戰線只存在在作戰中，彼此的一致中，離開了「戰」，就說不上聯合。

那末，在聯合戰線下，我們對於盟友應該取怎樣的態度呢？在聯合戰線之下，我們還有不有理論鬥爭的必要呢？

一般誤解聯合戰線的人，以爲我們既然共同站在一起了，我們盟友間用不着再有什麼鬥爭的；戰爭既然高過一切，還談什麼理論不理論呢？

這一種意見，乍聽起來是十分動聽，實則是似是而非的。我在以前說過，聯合戰線絕對不就是消滅了陣線內部的矛盾，並且聯合戰線本身就是不斷的鬥爭中存續着。盟友間的鬥爭仍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策略與戰術的

運用本身就是一種鬥爭的過程。聯合戰綫內部可以說是全賴這種鬥爭而生存，發展的；策略與戰術的爭辯必然為戰綫內部中心問題。正確的策略與戰術決不是單憑一個偉大的人物所發現，而是生長於實踐的鬥爭中。所以，因着聯合而懼怕內部鬥爭而迴避應有的鬥爭，不獨不是對聯合戰綫有利，而是對於共同的神聖的戰爭一種不忠實。因為我們所要爭取的共同的勝利，是要憑最正確的策略與戰術的，我們畏懼為真理（指策略）而戰，我們就不能取得為真理而戰（指共同對敵的戰爭）的勝利。這是非常容易明白的事。

但是，戰綫內部的鬥爭却有一定的限制，那就是為內部鬥爭應集中在策略與戰術上。在聯合戰綫之下的理論鬥爭，它必然是通過策略與戰術，而採最最實踐的姿態。本來策略上的鬥爭在本質上也顯明就是理論的鬥爭，因為策略的正確與否也每每為理論所規定。不過，策略並不能全部的反映他的理論，因為策略所表現的到底還嫌限於一個時間，一種形勢；主張某一種正確

的策略的人並不能反轉來說，其他的理論都正確。因此，理論鬥爭也仍然存在，並不能因策略的鬥爭，而可以取消理論的鬥爭；在聯合戰線下，策略與戰術的鬥爭雖然佔主要的地位，理論的鬥爭雖然大字採策略鬥爭的形勢，但並不是說就完全沒有理論鬥爭了。不過，這裡千萬要注意，這種理論鬥爭不要妨害聯合的破裂，這裡的鬥爭，要特別謹慎，不要因為「純粹」理論的鬥爭而影響共同的作戰，分散了聯合的情緒，給與敵人一種分化利用的機會。

聯合戰線之下的理論鬥爭，應該是針對那理論直接間接妨害當前的策略與戰術為前提，不是作純粹的理論的鬥爭。甚至在這時，我們可以和緩抽象的爭辯，不批評他人，不作理論上的敵對；代表正確理論的團體和個人，應該抱教育者的態度正面的去說服他人和傳播真理，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他人，不是直接打擊他的思想和理論。我們應該避免一切不必要的誤解，我們應該時時刻刻注意聯合的行動在進展，不要絲毫濫費不必要費的精力，我們要把

我們的鬥爭用到更適當的場所。

聯合戰線下的理論鬥爭是取同伴的態度的。我們要鼓勵人，說服人，與對敵人理論鬥爭的態度有別，我們要記住我們是在共同作戰，我們的鬥爭是為的我們對於共同的使命能盡最大的任務，不能像對敵人一樣，可以給與無情的打擊，粉碎。

但這決不是說，在聯合戰線之下，不能作理論鬥爭，或不要理論鬥爭；恰恰相反，理論鬥爭是需要的，但這鬥爭的形態應該配合當前的政治任務與鬥爭結合的形勢上。

無疑的，在當前救亡運動中，聯合戰線的運用，在這一方面也沒有做到這一地步，這是一個弱點。尤其在整個民族救亡戰線尚未形成之前，在意識的領域內，不能應用聯合戰線這一原則，客觀上反生出對聯合戰線組成上一種反作用，在意識上反現出一種分裂，不能合作的情緒，阻礙聯合戰線的建

立，無形的給與了敵人一種利用或分化的機會，這是當前特別令人驚懼的事實；馬上應該起來糾正的。

我以爲，當前文化領域的一切理論鬥爭，要馬上接受和運用這一個政治的口號，把它作爲文化的現階段上理論鬥爭的一個最高原則。正確的理论，一定是能領導實踐的行動，爲行動的指標的。離開了當前實際的任務，縱令如何操着進步的調子，那終不過賣弄賣弄風情罷了。那是對於自己的任務不忠實。

當前理論鬥爭的焦點在什麼地方呢？我們對於敵人和同伴應該取着什麼態度呢？我們應怎樣檢閱目前的一切論戰，認清論戰的性質，而將我們鬥爭用到更適當的場合上去呢？這一切的課題，已經放在每一個負責任底文化人的肩上了。

聯合戰綫在文化界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當前最主要的內容是抗×反漢奸的民族自衛戰爭，這一戰爭的進行，是聯合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起來組成民族陣綫，不是由某一個階級或某一部份民族英雄單獨來負擔的。此外並沒有其他的道路可走，這已經是無可爭辯的真理了。

由這一個最高的政治的原則所指示我們的，是文化上也需要一個聯合戰綫，這和政治的聯合戰綫相同，是聯合一切不願做亡國奴，一切清醒的文化工作者和智識份子，造成一個聯合戰綫。它的戰鬥的任務是統一和集中文化的力量，造成一個民族自衛的精神的堡壘。一方面它要擔負對侵略者和漢奸反民族的文化侵略戰綫作殊死戰，一方面要整齊大衆鬥爭的意識，動員一切不想當亡國奴的大衆的「靈魂」，配合着政治的鬥爭，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

。民族解放鬥爭如果忽視了這一面，很容易走到單純的軍事冒險，民族鬥爭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但是，文化方面如果不接受這一政治的最高原則，巧妙的統一內部，也決不足發揮政治的要求，不足擔負起精神的堡壘的職責。

現在中國文化界內部的情況是怎樣的呢？一切文化工作者對於聯合戰線這一戰鬥的口號有了一些什麼反映呢？

侵略者和漢奸反民族的文化侵略戰線，是以聯合的步調傲然取着攻勢的；至於民族的文化聯合的自衛的壁壘，無數的還在創造的途中，現在現出的現象還是取着散漫的，各自的遊擊方式，無力的在那裏單獨對敵人作戰。文化界內部還不免有着各自的意見的歧異，忘了保衛民族這一主要的前提，在那裏私鬥，客觀上分散了自己的力量，給了文化人進攻的許多便利。

至於廣大的文化工作者這一方面呢？全文化界今日的現象，已夠說明他

們的態度了。對於聯合戰綫，有的雖然接受了，但還運用得不夠，或者運用得機械了；有的還在那裏徘徊，也還有人忘不了私鬥，很冷視它，以為文化界內部是沒有什麼聯合戰綫可言的。

這是當前中國文化界非常危險的現象。

每一個忠實的文化工作人員，大概都承認中國文化當前的危機和整個的中國民族一樣，敵人的勢力在目前都要壓迫我們，並且都是取着攻勢的。在文化侵略上，文化的內奸出賣中國民族靈魂的無恥，往往還超過政治內奸出賣領土，因為前者斷送民族的前途往往更大過後者，雖然這兩種漢奸原是出於一家門的，實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分。

我們打開眼睛看現實罷！

東北四省的奴化，已無民族文化可言，到最近連河北戰區也在內，語言文字也不能自由發展了，侵略者的語言成爲必修科目，學校課本均加修改，



以消滅民族意識爲他們的原則。東北今日不僅看不見國內稀有的幾種前進刊物，就連庸俗的日報刊物也是絕對看不見的。東北今日的留日學生，他們的待遇聽說比朝鮮人還不如，集會，結社，言論都是不能自由的。在今日華北，尤其是冀察政委會統治的底下，已有人喊出實施國難教育的困難了。至於提倡王道，尊孔，讀經，存文，叫女人回廚房去，不准人民過問政治，則不獨是我們的敵人的文化政策，在我們的國內，也是有人正在那裏一唱一和，以統一的步調在執行的。爲了敦睦邦交，我們說話的限度已縮到只能談天氣了。出版界只能翻印古書，日報變了無消息可看，雜誌動輒遭停郵，封閉，甚至連苦笑都待留神，幽默諷刺的插畫也有遭警告的危險。至於因文字或說話不慎而入獄，迫害的事，更成了家常便飯，敵人可以直接下令禁止我們言抗，刊物上現在要勉強說幾句話，就不能不到處都是電網，文化工作人員是最愛自由的，可是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的自由，現在是盡被剝奪

了。

這不是對任何一個個人的危害，這是對全民族靈魂的危害。不獨是我們個人不能容忍的現象，也更是民族生存上不能容忍的現象。

可惜的是：在這樣的強敵當前，我們的文化工作人員還沒有結成一條自衛戰線；我們眼見我們自己的友人，各個的被敵人擊破，而不想法子來自謀團結。

這種現象是再不能讓它繼續存在的。

我們應該怎樣來了解這聯合陣線呢？

打開窗子說亮話，現在我們這些號稱文化工作的人，大致都是小所有階層的人，我們意識上還保留着許多士大夫時代氣習的渣滓，特別容易鬧皮氣，弄小心眼兒。在大事上不注意，却忘不了一己的私仇私怨，把立場分得太嚴肅，常常誇大了次要的對立，讓共同的敵人站在一邊竊笑，結果弄得文化

界祇看見一種混戰狀態，很少了解在共同的問題上，一時的用統一的行動來解決一個實際問題。這也許是所謂文人心直，不懂得政策的運用罷！

譬如在目前的中國文化界，一切文化人除開那部份在那裏作文化漢奸的人外，我們覺得我們最大的對立不是第一種人和第三種人的對立，不是生之嚴肅與生之浪漫的人對立，不是學術上某一宗派與某一宗派的對立，不是幽默不幽默的對立，不是文化市場上分割的對立，更不是私人間有了什麼不痛快的那種對立。這些對立我們雖不否認其中有一個根本不能調和的一點，那對於世界的態度，對於中國將往何處去，各人不免在自己的肚子內已有主張，什麼人也不能相強，絕對不會一致的，但在某一場合，在民族存亡的這一場合，却不能說就不能綜合以上所有的對立而成一種共同的行動的。聯合戰綫，並不就要消滅各自的根本信念，聯合戰綫反是爲了利於自己的存在的一種共同行動。

在當前合作的條件簡單得很，你主張對敵作戰呢？還是投降？你護民族（自然也包括自己）滅亡呢？還是要求它的生存？

這是非常明白的事實，每一個知識者不難了解的。

現在是行動的問題了

如何巧妙的去進行這種聯合的陣線呢？

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當前的救亡工作中，祇有大家在救亡的行動上，在對侵略者漢奸佈置的動文化陣線一種共同防衛和反攻，我們彼此間才能放棄一切次要的對立，變成一條陣線上的朋友。所以我們如果了解了並且感覺到我們應該有一個聯合戰線的必要，我們既然站在一起來，就是過去紅臉對白臉的鬧過一些什麼烏氣的，現在也就應該一筆勾銷。不妨彼此心平氣和的，從新做一個好朋友。自己還沒有參加進來的，也應該馬上走進來。自己已參加進來了，我們對於許多在門外的徘徊者，應該善意的去邀請，督促，

批評，引導，不可意氣用事的，操之過激，促成他悲觀，消極或到反動陣營中去。

我們對於可能作同一陣線的盟友，要格外寬容，我們除了對付當前敵人的策略與行動一點不能絲毫忽視外，對於其他的一切均可暫時放鬆，在意識方面的鬥爭，也宜取友誼的批判，同志般的說服，不要把陣線內部的鬥爭弄得過於尖銳，妨害了共同作戰的情緒。

對於一切幼稚的言論和行動足以妨礙聯合陣線的組織的，或妨害盟友的，我們一概要加以制止，糾正。每一個文化單位或不同的宗派，團體的內部先應該統一自己意見，制裁內部幼稚的行動。

每一個文化工作者，知識者，尤其是所謂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我們覺得應該先丟掉一切成見，架子，難為情，偏見，頑固等對待同一條路的朋友。自己勇敢的站到鬥爭的前面去，領導後進，我們不要怕人家過去對你怎樣。

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只要當前的行動是正確的，「事實勝雄辯」，我們怕什麼人言呢？

真理總是在多數一邊的。多數一定取得最後的勝利。現在全中國大眾無論在沉潛中或怒吼中，站在救亡一方面來的總是絕對多數，漢奸在對比中，只佔極少數的幾個，在文化界，情形也恰恰一樣，我們能永遠自己無組織的讓敵人來一個個消滅麼？我們不能建立一個鋼鐵般的文化堡壘麼？

不的！我們能夠建立！

一切有「良心」的文化人，知識者都有起來保衛中國文化的職責。

我們要消滅目前的無組織狀態，用文化的聯合戰線保衛中國文化，完成文化上民族解放鬥爭的任務！

再論聯合戰線在文化界

在四個月以前，我在「大衆生活」上寫過一篇「統一戰綫在文化界」，現在回溯這幾個月中國情勢的變化，無疑的聯合戰綫已在各方面取得了部份的勝利。在文化界方面，譬如最近上海文藝家協會，著作人協會的相繼成立，舞台聯合戰綫的號召，全國學運的統一，均表現出聯合戰綫在文化領域內已經比四個月前有了進展。現在公開出來反對聯合戰綫的文化人，除開「別有用心」的極少數人外，是沒有了的。聯合戰綫這一新的救亡政策，算是已被文化人接受了。

因爲這一新的救亡政策在一般的了解方面尙甚貧弱，所以反映在文化界也不能兩樣。當前聯合戰綫在文化領域內的發展，不免僅僅是偏於形式方面的。就是在「大義」上「說服」了一些人，做到了形式的聯合，至于聯合的「戰」並未好好的做到。聯合戰綫在這一領域具體的內容是什麼？怎樣聯合進行思想抗爭？怎樣肅清宗派的見地？怎樣糾正過去狹隘的工作方式，創造

新的工作方式？這一些問題，有的剛剛纔被人提出或想到，有的似乎還沒有人注意到它。

我們還不能說聯合戰線在文化界真的已取得了勝利。我們今日的成就，還祇能說僅僅創造了一點它的發展條件。怎樣在今日的條件上去發展它，那就是當前最最迫切的問題。因為如此，我就感覺到在四個月前寫的那篇文章，現在有加以補充的必要了。

自然，我所看到的也還是屬於個人的私見，未必會是甚麼「高論」，好在在今日聯合戰線下，我們彼此間的說話是更自由了一些的，姑且寫出來，作為大家討論的參考罷！

我記得有人說過，在文化上的分歧，有時比政治上還複雜得多，文化界的戰氛，有時超過政海的險惡。這話如果過細思量，也不能說它說得過火。文化的領域是屬於整個意識的全野，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反映在意識的領域

內，形成複雜錯縱的現象是不足怪的。文化界的分歧，文化人間的對立，不必從理論去說明它，只要你在文化界內混過一些日子的人，一說起來，總不免要覺得頭痛罷！現在由于民族的危機給與大家生存的威脅，促成了在救亡自救上發生了同一，但是要組織它，把許多不同的見解的人，造成一條聯合戰線，這不能說這不是一件艱難的工作，這決不是杯酒瓊歡的方式可以達到的。

聯合戰線最基本一點是在戰上，不僅僅在形式的聯合。形式的聯合也是聯不起來的。要「戰」纔能把無數個別的單位發生有機的關係，才能在行動上聯起來，但是怎樣「戰」呢？在文化的任務上是進行思想的抗爭，是當前政治的要求通過全意識領域內的思想抗爭。我們抗爭的對象是代表敵人政治要求的民族敵人和漢奸的思想理論和一切落後的意識，有幫助敵人或阻礙民族解放的思想的東西。是的，「戰」不是某一宗派單獨負擔的，是聯合的一

戰心，這問題就更複雜了。我們這戰線內既然是由許多矛盾綜合成的，我們的戰略呢？是否要我們內部一部份人犧牲盡自己的立場和意見，完全接受一種最前進的立場和意見呢？還是各自的立場和意見仍可以保留住？如果說，你要參加聯合戰線，你就得首先放棄一切，完全接受最前進的一切，那必然就有許多人不要進來，同時那也說不上是聯合戰線了。如果各自仍保留他的立場，意見，那槍法就會呈出多樣的狀態，要怎樣才不致亂槍法呢？

無疑的，是有許多人在懷疑。打開窗子說亮話，有許多人不敢放心，怕自己受人家利用，怕聯合戰線只是某一黨派的一種陰謀。他在原則上不反對，但他不能不慎重。也許你今日召集他來聚餐，他來，但他在吃飯時，他就不免要低聲的在桌子角邊和他的至友咬耳朵，問這餐會主持的是一些什麼人，有無有其他的作用，他在打聽消息，這我們不能怪他。因為中國政治上一向是用陰謀來作戰術的，這種陰影反映到文化，甚至個人與個人的關係上也不

能說沒有，這種提防的心是可諒的。但問題在怎樣才使人能相信呢？

這絕不是用語言說得清的事，怎樣表明今日的聯合戰線沒有什麼黨派的利用，沒有陰謀，完全出于大家的真誠合作呢？聯合戰線如果在某一領域內沒有極具體的內容。單說放棄成見，反對宗派主義，對人要寬容些，那都是抽象的名詞，不能說服人的。何況文化領域的複雜性，就不容你賣弄辭句！你越說，人家越要懷疑到你有什麼陰謀。

這裏你拿出你的赤心來都沒有用處，要的是有使人不疑的事實，我們文化領域內，各種不同階層，不同信仰，不同宗派的人到底怎樣聯合作戰。所謂放棄成見，互相寬容，反對宗派主義，不必在口裏唱，要用在行動中去，要把聯合戰線的內容弄得十分具體，明確，大家心中都明明白白，知道沒有什麼陰謀在後面，各人都願意戰，在那裏戰，並且儘自己的能力在那裏戰，那才能說一聲聯合戰線在文化界真的得到了勝利。

那末，這具體的內容到底應該是怎樣的呢？

我想，這並不是什麼神祕的事，離開文化界的現實而高談什麼聯合戰線的內容也完全由文化界的現實所規定。聯合戰線的建立，不應該再走狹隘的找自己朋友來參加的路，而是要把大門打開，把全文化界所有的集團和個人，即一切不想當亡國奴漢奸的文化人都歡迎進來。意識鬥爭不比軍事行動，要等什麼動員令，在文化方面，對敵人和漢奸的意識鬥爭是早已有了的。現在要意識的建立聯合戰線，那不過把這些零散的戰鬥組織起來，擴大起來，作出更有效的戰鬥的計劃，統一最基本的戰術，同時戰友間建立一種更友好的關係，在一定的範圍內，爲了聯合對付當前的大敵，我們內部暫時宣告休戰，或是在不妨害聯合作戰的原則下，作友誼的批判。聯合的範圍應該是極廣大的，不是由任何階層，黨派，所操縱，包辦。我們對於參加戰線的人，只有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就是他救亡，他願意把他的能力獻到爭取民族

生存上面去，但我們無權力要他放棄他的出生的社會層；他的政治的主張，他的獨立的信仰，來歸依我們。我們也無理由去計算他的能力的大小，因為太渺小而忽視他們，把聯合戰線內的份子理想化，抽象化，以為要和我們聯合，一定都要和自己一樣高矮和最前進的份子一樣能幹，以為參加到聯合戰線裏來了，就完全失掉自己的獨立性，自由，事事要受到限制，要唱一樣的歌；寫文章要用一樣的題材，標榜一樣的主義，把各自的文化職業興趣，修養等的特殊性都要放棄，要把許多活潑的人弄成了一個機械，不如是，就不是一個忠實的戰友，我們就要裁制他，如果要是這樣，這那裏是什麼聯合戰線？那裏有談聯合戰線的可能呢？

聯合戰線的真義是要發揮各自的能力呀！是要不放棄一分可以用到爭取民族生存的抗戰上來的能力在抗爭以外呀！每一個盟友在主要策略下要服從盟約這是對的。在戰鬥方面却是要各自發揮他的能力為它的特色。舉一個例

來說罷。

譬如我們對於「走私」應該怎樣發揮我們文化的任務呢。

一個財政學者他儘可以站在國庫的收入，國家的預算平衡上去反對它。

一個法理家，他儘可以法理的立場，發揮敵人破壞我們的海關是違犯了神聖的法權。

一個民族資產主義的學者，他可以站在中國民族工業的立場，說它破壞我們的民族工業的理由去反對它。

一個純粹的愛國民衆。他從中國主權，從敵人這種用政治優勢進行經濟侵略的理由去反對它。

沒有什麼專門知識的人，他或從道德上，國格上反對這種強盜行爲，甚至有人說這會把我們應付外債的基礎動搖了，也似乎在這時說也沒有什麼不可以。至於那一種反對才是對的，這裏我們不應當管它，我們雖然在對這一問

題，應該有最正確的意見，最有力的反抗，但我們同時不能不有這許多，雖係偏於一面，但仍有一部真理存在的意見。我們不能忽視這些反抗之聲，相反的，我們要擴大這種反抗之聲，使每一個人都起來反抗，都對這一個問題也說話，你只看見某一面，你就說某一面的話，你只能代表某一部分人說話，只要這問題是關係大衆的，就由你說去。我們要各階層，各黨派的人都說話，都起來反對，這反對才能變爲更有力量，這聲音才能變爲怒吼。大家看見各人都在說自己心坎中的話，沒有人出來阻住你，他自然願意多說，更說得有力，不會懷疑有人操縱，有什麼陰謀。這樣各方面的，不齊一的抗戰，混合起來，才會成爲真的廣大的聯合戰線，才是真的聯合戰線的實踐的內容，聯合戰線才不是一句空話。

再就文學方面說罷。

我們可以在這時候向一切作家們提出一個最實踐的寫作的傾向。但不是

要強迫每一個作家都皈依到一個主義上來。因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作家的生活的環境不同，他只能寫他熟習的東西，你要個個人都把筆來寫「走私」，寫「義勇軍」，那會產生張資平寫革命小說的笑話。在創作上相當的自由，還是要給與他的。同時我們要知道，現在許多不同傾向的作家還能夠存在，是他們的作品還有人要看，是中國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狀態下，還有一部份人祇能接受他們的東西，太前進的東西，還沒有說服他們。前進的見解還要通過這些中間的東西，才能打破他們的成見，才能達到他們的腦子中去。我們空口來反對這類作品那是無用的。聯合戰綫其所以要在文藝方面運用，就因為我們的傾向本來就不能一致，也並不暫時的強求一致，是在一種策略下，在救亡自救上求一致。

那我們要怎樣運用呢？

就是也像以上對於「走私」的看法一樣；只要你在寫作上多少反映了現

實，或是前進的寫實，能夠正確的指引方向，激發大眾的情緒參加到抗爭中來，或僅做到暴露使大眾對現實的不滿，要求改造；或還不能談暴露，只是挖苦幾句，打趣一場，使讀者對現實不安起來；或者對現實雖然沒有多的接觸，但不麻醉青年，不替敵人和漢奸意識說教，這也可以使讀者不走入邪道，這些不同程度的作品，我們似乎都無理由反對它，一定幻想它能夠一致，並且在文藝園地也只有在這樣寬容下，肅清了宗派的狹隘的偏見，讓它自由發展，它才能正確的反映中國社會生活的全面，才會豐富起來。自然，一種最前進的向導的傾向是要的。但你不能孤軍抗戰，你不能妨害別人的發展，應該配合這一切的力量，形成更大的部隊，也祇有做到這地步，文藝方面的聯合戰線，才能結成。

其他文化領域，我想，也大略如此，要這樣，聯合戰線在文化界方能開展，深入。聯合戰線的內容，才能使一切的人明白，一切懷疑，觀望，畏縮

，不懷好意的心情，才能洗盡。

這是不是用話說得清的呢？我已經說過，那是不可能的。這要在行動上做給人看。我們用不着一點手段，一點虛假，我們要求的是最大範圍每一個文化集團和個人都來參加，並且是自告奮勇的來參加，是在防地已經分好，前線上已有戰事了，不過爲了取得各戰野意識的聯絡的一種結合啊！

如果我以上對於聯合戰線了解的話是不錯的，那末，基于以上的內容，我們對於過去的文化工作就得加一番檢討，作一個自我批評：每一個文化人，似乎都應誠懇的來反省一下，找出過去自己的缺點。所謂宗派觀念，關門主義，不容人，對不應該懷疑的朋友懷疑，我們在新的抗爭前，都應該趕快去掉，我們不能讓一點殘餘，妨害了我們工作的開展。在聯合戰線新的開展前，大家要虛心的來討論新的工作方式，學習一切新的工作，展開全意識領域的文化鬥爭。

六月廿四日於香港

當前文化運動的工作方式的問題

無論一種什麼運動，當這運動在進展中，最重要的實踐的問題之一是工作方式的問題。工作方式的正確與否，往往影響這運動的開展或停滯。一個實踐的運動者，在運動中，無不經常的檢閱自己的工作的方式，使它合于工作進展的階段和地方的實際狀況，活潑的把運動推向前進，忽視了這一方面，他的工作無形的就與實踐分離，成了工作的機械的執行者。

但工作方式的問題是不就是一個工作的技術的問題呢？

這並不！

工作的方式是受運動的任務與政策決定的，任務指示了運動發展的方向和目標，政策告訴了我們應該怎樣執行我們的任務和達到我們的目的。工作的方式的問題是發生在這政策的運用中。固然，這裏包含有一部技術的問題

，不！說得更正確些，這是一種藝術，是一個藝術的問題。不過，這種藝術，並不單是由于天才的創作，而是對這運動的任務與政策有深刻的認識，屬於技術的部份，祇不過靈巧運用中極小限度的一部份。所以我們不能把工作方式的問題看做是一個單純的技術的問題。

弄明白了這一點，我們現在言歸正傳罷。我們來攷察文化運動現階段中的工作方式的問題。

當前的文化運動的工作方式是受着什麼所規定的呢？

這裏，我們還不得不追問中國文化運動的總任務這一個問題。這是容易答復的，我們這裏所談的中國文化運動，是鮮明的以爭取中國民族解放為目的的，我們毫不躊躇的承認，它是整個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份，它本身也是一種政治運動。這與「復興民族」的復古運動，抽象的「文化建設」和所謂純粹學術運動，為民族的點綴與粉飾等的一切少數人的所謂文化運動完全不

相干，我們這裏指的文化運動，是屬於大眾的實踐的民族解放抗爭在文化方面所分担的問題。

因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是一個艱苦的過程，而民族解放當前階段的任務是發動民族自衛戰爭，保衛領土完整，挽救危亡。自然這一個任務也就是當前文化運動的任務。但是怎樣達到這任務的實現呢？這就是當前億萬人正在大聲的疾呼，各階層的個人和羣團彼此放棄過去政治上的思想，宗派，成見，私利，大家合力，造成一條鋼鐵的民族聯合戰綫，共同的挽救危亡。這一種呼聲現在已經在大眾中獲得空前無比的響應，並且在事實上已取得部份的實現了。這一個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現在已證明它的正確性。現在我們已經證明，祇有這一個正確的政策，聯合戰綫，在全國規模之下實現了，漢奸們才能不再強姦人民的公意，民族自衛戰爭方可在全國規模之下進行，民族敵人的侵略才能被我們所擊退，中國的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才能夠

實現。是的，這一個政策，是中國當前新的形勢下，實現民族自衛戰爭口號最基本的政策，最具體的辦法，並且它要求我們系統的運用和民族抗爭各方面聯繫起來。所以，無疑的，這一個政策在文化運動方面，同樣的是最基本的政策，運動最具體的辦法。它對於文化工作的方式的問題，有着決定的作用。

在今日中國政治的新形勢下，文化運動要求運用新的政策，在新的文化的政策下，要求有新的工作方式，新的運動的作風。

新的工作的方式是怎樣的呢？

我以為它不再是和平的文化運動了，不再是限於極少數上層文化人躲在「文化」這一個圈子內一種狹隘的運動了。過去的文化運動，即全是認清了自己的任務，站在最前進的立場，盡過相當的職責，但我們却不能否認它的工作方式是非常狹仄的。無論在文化的任何部門內，文化的活動總還是屬於

少數所謂文人的，文化活動最多也只做到接觸着大眾，並沒有深入大眾。

在一般人們的觀念上，對於文化兩字總沒有完全排去它的神祕性。人們的眼睛大抵都集中在幾個大城市上，齊射在少數知名的人物上。所謂文化中心，就是由這一部份文化人羣集的地方，裝飾的熱鬧的部份。過去最前進的文化活動，也無疑的多在這些熱鬧的所在。一般人一談到中國的內地或邊陲的文化問題，我不禁搖頭嘆息，因為這些地方一切都比較各大城市落後，自然文化也落後。過去的文化運動，嚴格的說來，並未成爲全國一種有意識的運動，因爲過去的運動是取着自然發生，發展的方向沒有在一定的政策下有計劃的推行的文化中心與內地及邊陲取得緊密的聯絡。運動的形態完全是採自由主義的，主持者是屬於最少數的高級文化工作者或名流，偶像。

這種工作方式到今日是完全無用了的。因爲今日運動的內容已不是爲文化而文化那樣虛弱，或只觸到大眾那種浮面的運動了。今日文化運動是配合

着政治的實踐的內容，最最當前的抗爭的任務是「喚起民衆」；形成民族聯合戰線，達到民族自衛戰爭；是一種更具體的意識的運動。它不會專在熱鬧市場趕熱鬧，它不會單付託在上層的幾個文化人身上。它將是一種廣大的集團行動，一切知識者的一種集體的行動。這種新的工作方式在去歲一二·一六以後的學生團的運動中就開始萌芽了。

一二·一六以後這種嚴肅的時代告訴了中國知識者，他們是中國民族解放抗爭中的宣傳者與組織者。這一來，使文化運動的範圍擴大，參加人增多，新的運動無疑的是號召全知識者羣每一個人動員起來的，它把文化運動限于少數文化職業者那一道狹的牆壁粉碎了。同時，這裏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就是一二·一六還告訴了我們，文化的活動者，不僅是做一個宣傳者，同時他也是一個組織者。一個文化領域的戰士，應該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戰士，工作在文化方面，不是一個文化的老前輩，以第三者的身份，附帶的來贊

助民族抗爭的。這更把文化運動的主力不僅在數量上加以無限的擴大，同時在質量上也有着本質的改變。

這樣奠下了新的文化運動（或大衆文化運動）的基礎。

新的工作的方式，在當前是一個迫切要求我們了解的問題。因爲目前客觀的困難，還不能使新的文化運動有順利發展的條件，目前還是一個過渡階段；尤其在工作方式方面是一個過渡階段。我們正需要學習一切新的工作的方式。

我們記得，今日的工作不能忘記是在聯合戰線政策下進行的。關於聯合戰線運用在文化各領域內和處理一切戰線內部間發生的問題，我想另外專寫一篇文章來談，這裏要談的是更一般及組織上的問題。

我以爲目前工作方式在實際上已有一點輪廓了，在縱的方面，即各大城市已多有了文化界救國會的組織。（不論他是如何脆弱，甚至還是官民合辦



的。這種組織大概都是包含了許多文化單位，形成一種綜合的組織的，事實上他是一個較大的地方的指導部。與這組織並行發展，還未加入這系統的，或者派生的文化的細胞組織，各地都如「雨後春筍」般的誕生。這一切自發的組織，在當前客觀的困難下都是必然的現象。這種實踐，告訴了我們，縱的發展，要與橫的發展並行。我們尤其要加強各地細胞組織的產生的號召，使文化落後的部份，也自己自動起來，不抱着等待什麼人來代他們組織的態度，鼓勵各角落的知識者，認識漢字而要救亡的人，不管認識深淺，都要他們組織起來。一切集中在都市的高級的文化工作者，大中學生都應該馬上推動自己的家鄉的朋友，家屬，學生等，用各種名義組織起來，切實的幫助他們供給他們需要的書報；尤其是在文化上有地位的，已經獲得家鄉信仰的，應利用各種關係，或在家鄉的報紙上發表文章，或回鄉演講，或用通信去號召崇拜你的人，叫他們自動的起來，並廣大的來號召。這必然可以收到

很好的效果。這種工作的進行，可以取下面幾種方式，一種是由各地文化界救國會系統的號召全體會員切實的執行，作為小組經常工作之一，一種是利用同鄉會的方式，有組織的執行，一種是讓個別執行，抱着勤致的真誠，去說服每一個在組織以外的人，叫他這樣做去。

對於當地的細胞組織，在文化領域內，實在比起農村要容易。這裏社會關係很多，或通過職業關係，家屬戚友，祇要認真去做，沒有不成功的。

在縱的方面，我們也不能絲毫忽視，各地已有的文化界救國會，我們要求快把它弄健全，鞏固，官民合辦的組織也應該馬上轉變為真正代表人民公意的，負起領導的責任來，因為沒有一個健全的領導組織，下層的薄弱的部份就無法發揮它的作用，甚至於因為沒有工作，無形就消滅了。一切沒有加入組織的細胞，就無法與其他細胞聯繫，受到組織的幫助和教育，也因此不能生長和擴大。橫的組織不能取得聯繫，就不容易存在，不獨不容易把他們

拉入抗爭中來，同時也不容易對付漢奸的打擊。

總之：縱橫這兩條道路，目下都一樣的重要，並且在事實上現在已經是這樣在發展了。整個的文化運動就將是由這無數的細胞，一團一團行動，漸成爲全國建立一個整個的運動體。不過，我們的工作方式，卽就組織說，據我收到的材料，並不都是正確的在執行聯合戰線的。我們目下還不免犯着過于謹慎的病，有些地方走到狹隘的角落裏去了。

我們應正確的，天才的運用聯合戰線，在文化運動的組織上，我們無權拒絕任何不甘爲亡國奴的知識者參加我們的組織。我們不應懸着一個什麼認識的標準，過於對人家的歷史加以苛責，我們應放寬大些，祇問他現在是否能做我們的朋友，卽令他在意識上是落後的，但只要他在救亡上要前進，都吸收到組織裏來，我們在組織上教育他們。是的，在組織上，我們僅僅有權拒絕漢奸，或已被我們懷疑的人。

我們要活潑的運用組織，在一切名義下，一切的性質下，把廣大的知識者組織起來，祇管在外表上，與救亡運動沒有什麼直接關聯，或者純是一種娛樂一種純粹學術性質，甚至宗教，都無不可以。因為我們可以在這類名義下，集合他們，會見他們，取得說服他們的機會，我們就可以把他們帶到救亡運動中來，使他們行動起來。

我們還要按照各地實際狀況，另有我們靈活的工作方式。在今日的華北與華中，華南或在外國的僑胞間，工作的方式就不能一樣。在華北無論在組織與宣傳方面，都應具體集中在天天在變化的華北事變上，怎樣和××以及漢奸直接抗戰上，那組織是更當顯出是戰鬥的，並且可以號召文化人到義勇軍中去，文化的組織，在某一個時候，甚至不取單獨存在的形式，它將天然的附在軍事性質的組織中去。在華中，華南就不同，這裏文化的組織自然有它的獨立性。在教育與組織方面比起華北來暫時的比較和緩。（但這裏也決

不是和平的文化運動。即就華中華兩說，也因地方的實踐不同，前者應該多注意漢奸的一言一動，揭破漢奸的理論與麻弊，在後者即負有推動反×反漢奸的作用。在華僑區域，那更不過在擁護祖國的意義上面宣傳，組織罷了。

實踐的不同而工作的方式不同，這是沒有方法一一表出的。前面舉的例子，自然滋嫌過于簡單，不過把它當作一個例子看待罷了，這不是處理一個實際問題。關於在某種條件下面應該有怎樣工作方式的問題，那留在以後在專篇中去討論罷！

總括的說，我們當前文化工作在這樣的形勢下要求產生出一種新的工作方式，這種工作方式自然不是由天上掉下來，是在實踐中產生的，並且現在已萌芽了。我以為自己也是一個知識份子，我要求我獲得這種武器，因此不難冒昧的先提出了我個人的私見，以求教于全國文化界的前進。

我希望新的文化運動在新的工作方式下獲得飛躍的前進！

一個特殊環境的救亡運動

幾個青年朋友最近常和我討論到所謂實踐的問題，他們都是虛心學習理論的人，他們感到「實踐是難」！是的，實踐比起關起門來讀幾部書本子，那真是難而又難了。然而，可惜的是光光去讀書本子却不是學習理論之道，理論離開了實踐，那也就變為經院裏的東西了。

這「難」的感覺，「難」的關頭，是會降臨到一切勇於生之抗爭的人們面前的。我們不要懼怕它，這是參加到抗爭中來的最實際的教育啊！並且我們還要知道，這種難關是永遠打不完的，真的這比起關公破五關斬六將還要難，因為實踐的發展是連續無止境的，並不是簡單只有五個關口，六位看關大員，打完了就一切大吉呀。正因為此，人類歷史的豐富，人生意義的偉大，也就是在這裏了。

且就當前救亡運動的實踐說罷！救亡不僅是一個人的認識的問題，最最重要的是實踐，是有救亡的行動。現在有許多青年朋友也正爲這實踐的問題在那裏苦悶，不獲解決。早一年來我看見有許多朋友，他們都願意拋棄學校，家庭，甚至愛人，到東北去，最近兩個月又有中國中部青年朋友幻想到西南來：他們在找獻身民族的路。固然，我們對於他們個人行爲，除敬意外，我們有什麼話說呢？至于說到要救亡就必然要離鄉別井，要找一個用武之地纔算參加實踐，那就大錯特錯了。那是把救亡運動限于極狹隘的範圍，極少數人的身上，他們忽視了救亡是全中國人的運動，應該有孔都入。凡有中國人的空間，都應該有救亡運動，獻身救亡運動，雖然北上抗x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即在天涯地角，他生活着的故鄉中，也不是沒有機會的。這種了解，現在一天天普遍了，於是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在我這特殊環境中是否應有救亡運動呢？這運動應取何種方式，怎樣開展？

譬如現在有一個這樣的環境，這一個地方的社會基礎完全是屬於甲的，而統治者却是屬於乙。但這乙在當前救亡運動的策略，並不是我們就要打擊的對象，因為我們目前集中在和丙抗戰。自然，在乙的統治下自由是不大多的，雖然，你的救亡實踐並不直接對着乙，乙的心中却很不能自安，他不能容忍自己管理着的人，也有獨立的人格，發揮與自己不同的主張，他看不慣羣衆抗爭的姿態。你不服從他，他自然可以板起面孔對你。

這裏，甲民族的人將怎樣自處呢？他們原是獨立的人，是有熱情的，並且就空閒說，他們現在與祖國並沒有隔離，他們眼看見祖國蓬蓬勃勃的救亡運動能不動心麼？

於是「最前進」的青年間就起了爭論了，不用說，這是需要而且必然的。實踐的這一課登時展開在這一環境的每一個青年之前了。

我以非常愉快的心情聽取朋友們的意見，據說，有人主張這一環境內不

應該有抗爭，這裏是抗戰的後防地，我們應該把這裏作為訓練「子弟」的場所，要奮發罷！我們可以辦「自己的刊物」，可以做些環境容許的事。相反的，有人却主張有抗爭，反對什麼後防，對前派的意見完全懷疑，不贊成的態度，主張有國內一般的救亡組織，有經常的工作，如貼標語示威。

有人問我道，這兩種意見那一種是頂對的？

我總以為這裏的問題最主要的實在不是有不有救亡運動，要不要抗爭的問題，而是一個對這特殊環境深切的了解和運動方式的問題。沒有抗爭的環境，並不是說就沒有抗爭的活動。不過，這時活動的方式取着合于環境的條件罷了。我們不是純粹的客觀主義者，我們不能因着客觀的壓力，就放棄了我們的理想。張着眼睛，等候有利於己的條件到來。伊利契說得好：「我們要把握現實的一環」，創造有利於自己向前發展的條件，自己要是一個能動主義者，不是觀望者。所以，一個特殊環境有不有抗爭，那簡直是多餘的問

題，如果一定要明白答覆，我當然要說「有的」。

但我不同意不管什麼環境，都採同一的運動方式。我覺得有許多人對於抗爭的了解，實在太浮面。現在有有些人，受了過去中國革命一部份不良傳統的影響，把抗爭只當做是非法的行動。因為行動完全是非法的，所以不能不有忌避，不能不把門緊閉起來，防敵人的窺伺，結果弄得自己的世界非常狹隘，對於客觀環境只能認識大體，對於每一具體的事變，常常不能精確的了解客觀力量，誤把主觀力量誇大，變成了不依照客觀條件與主觀力量決定運動方式。做不通，也要做，不做即反動，於是變為蠻幹，同時也是盲幹，因為對一個地方的特殊性的不了解，所以他認識的地方並不是具體的地方；只是抽象的地方，抽掉了各自的特殊性，變為什麼地方都是一樣，因此也都可以採同一的工作方式，所謂靈活的運動方式，就無法實現，與所謂合法的方式，根本對立起來，不能成為聯結的運動。

這種傳統爲什麼在事實的打擊中不滅亡呢？

這是因爲客觀太殘酷，在大壓力下，許多人根本不能生存了，在不顧性命的關頭，人總容易走到極端去，接受了這一個傳統，在英勇光輝下，像蠟燭一樣，自己滅亡了自己。這樣前仆後繼的繼續這種錯誤。

這種影響，自然也在不知不覺中降臨到救亡運動各領域了。這是我早已說過的。

這裏，我說出的這些話，並不是對那一方面的朋友特意的指摘，不！我是根據一些朋友的傳言，作一種假定，如果真的有上面指出那樣一個特殊的環境，和兩方面的意見，那末，我們要做個不偏不袒，真正站在正確的方面說幾句話，應該怎樣說呢？

現在不要再談有沒有抗爭這類的問題罷！我們大家心平氣和的來分析環境，估量我們自己的力量，我們要有更多的了解呀！我們要把這具體的環境

境，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展開我們的活動。不要再把合法和非法對立得太機械，要把它聯繫起來。合法不是無條件的妥協，而是在一種相安的條件下，培養自己的力量，不要看不起它，輕視它，要把它作為抗爭的另一形態；同時非法呢？這是抗爭必然要發現的形態，如果抗爭要處處合法，那就沒有發展可言了。那合法也就變為無條件的妥協，那是可恥的。

我既對於這一個特殊環境的客主兩方面，都沒有深刻的考察，我自然不能提出最實際的運動方式，但是，就原則說，却也不是不能說幾句話的。

我以為這樣環境的運動方式應該要獨特的發揮它的藝術。據我所知道的一點而論，這邊的主觀力量還是很微弱的。因為這地方的特殊性，形成了許多複雜的現象。有最前進的青年，也有未老先腐的少年，其他污七八糟的人和不知不覺的人所在皆是。就一般文化看來，我們就約略可以了然了。救亡運動是要叫大眾起來幹的，絕不是最少數進步的份子，用過去的活動方式，

拋到街頭，讓人屠戮，而結果也就什麼完事。在此刻似乎爭取大多數人到救亡運動中來是唯—中心要求，不是做幾個可歌可泣的行動宣傳，博國人的歡愉而止。

無疑的，要實現這種要求是一種艱難而又沉痛的工作。我們要知道，我們是在如此環境下要求實現的呀！我們的人，既然連成羣成團都不准許，那我們怎樣辦呢？

這裏我們可以儘量利用此間所謂民主精神，一切合法的方式去進行。不要成大羣，就採用小羣的方式。不准用的字，我們就儘量避免，可以避免的忌諱，衝突，一切避免開來，好在目前抗爭的對象不是他老大哥，那到底比較好做。是的，這裏也還可利用這位老大哥和我們仇家的不睦，使他有時得放鬆一點。爲何爭取大眾呢？在今日最主要的方式恐怕還是「教育」罷！我們需要一個真正廣大的國難教育運動，說服他們的成見和不關心，打開大家

的眼睛，我們要有計劃，認清大眾的接受性，用各種不同程度和教育方式去教育人。自然，這一教育的內容不是「聖經和英文」，也不僅是讀書識字，是一種「知即傳人」為原則的普及的宣傳國難教育運動，這裏教育方式可以採各種各樣的形態，同時在教育運動中注意組織。不能成羣成團，就採五人團之類的小細胞形態罷！廣大的，無縫不入的生長了千萬救亡小齒，這些東西越擴大大，自己的羽毛是豐厚了些，管你的人的皮氣也自然會變好些的。順利的條件，不是希望誰的恩惠給與，也不是幾千英雄打天下般輕易取得的，這只有爭得廣大的羣衆才有可能。

在自己的力量還不夠時，我不主張輕易發動什麼冒險行動，如示威。至于散發救國宣傳品，固然也沒有不可以，但要注意到這些東西到底能收多大的效果。如果大眾還是茫然，你們又不作更深入的談話，那末，這些歐化文字寫的東西會生什麼功用呢？如果把這些行動，機械運用，只管自己有工

作，不管這些東西拿出去對羣衆的影響，對自己活動有無妨礙，這是明明應該反對的。

救亡要有熱情，勇敢，但也要冷靜，忍耐。我們是否就是永遠的準備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呢？我們應反對這些，我們到了主客條件適宜於作大的行動時，我們決不應畏縮，顧忌。

我們需要文字教育，但要落後的人，胆怯的人都敢看，看得到，坐在電車上可看，蹲在毛坑上可看，不好寫在報上的，就用口補充，要使人人明白我們的行動不超過愛國，因為是愛國，什麼事都可公開，公開了，大家都放心，管理我們的人，雖然心中不舒服，拿不出非法的可作證據，落後的人，覺得你們不過如是，又看見你們並不偷偷摸摸，鬼頭鬼腦，面上也沒有英雄氣概，也安心和你談天，做朋友。

我們不要不急效，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不要只看見合法和非法的對

立，看不見它的統一，不要把和平和鬥爭看成勢不兩立的對抗。不！它們在一種過程中是可以統一的。

現在不是空談的時候了。不能不大家放棄成見，我們不要圖嘴巴上佔上風，我們要在行動中獲實證。實踐是最殘酷的，只要把握住了它的人，才能駕御他，改變現實。

啊啊！我能說的話也就只能盡於此了。我到底自己是個局外人，也許說得牛頭不對馬嘴也說不定，我虛心接受實踐中的朋友們賜教，因為現有朋友和我討論到此，也就不避羞慚的敢于自暴其淺薄了。

我希望實踐中的一切朋友們緊緊的握着手，以兄弟的情誼討論新的運動方式，創造新的抗爭藝術。

註：這篇文章原題是「香港沒有救亡運動嗎？」因為寫這篇文章時，身在香港，有許多話不便說出，故用了「一個特殊環境」的話，現在附筆在此聲明。——澁

暑期中工作問題

——給全國同學們的一封信——

自己離開學校十年了。要不是日來接連的收到許多同學們的來信，談到暑假中的工作問題，也幾乎忘記現在是到了要放暑假的時候了。天氣真是一天天的酷熱，想起在課堂裏聽課，一定很不相宜。回憶到自己做學生時，到了暑假之前，午後第一堂課，總在半睡眠狀態下挨過，我還未完全忘記學生生活。現在聽了這一個放暑假的消息，也不禁身上輕鬆起來，我爲諸君慶賀，我私心期望大家早日回到家鄉，美滿的去度過這兩三個月不適宜讀書的時期。

可是，我這種回想和期望只在腦中一停，就電閃似的消逝了。今日，已不是十年以前的時期。十年真是變化多端！今日同學們已不能安閑的享受

我們當年的清福，現在大家在炎天火熱裏，要考慮的是暑期工作的問題。

一位北平同學說得最爲沈痛，他說：「今年暑假我們都有一種新感觸，暑假後，我們誰也不知是否還有回到學校上課的可能。這說不定是最後的一個暑假了。在這生死關頭，我們怎能談到憩暑，我們怎能不把一分鐘，一秒鐘，都跑去喚起民衆，教育自己上去，暑期工作的討論，現在成爲每一個學生間最重要的問題了。」

南方的同學們也有同樣的感覺。今日民族危機給與我們的威脅，我們的生活所受到的影響，恐怕是空前沒有的普遍罷！

這嚴重的現實反映到我們的生活，於是在學生間生出暑期工作討論普遍的要求來，是必然的。但如何最經濟，最有效的確立暑期工作的一個問題，確是當前一個「最重要」的教育的問題，很值得大家廣大的來討論，不是應該忽視的。

我承許多素未謀面的朋友們，「不恥下問」的寫信來徵求我的意見，我非常爲之感動。爲了節省一一回答的時間起見，我決定把我對這問題的一點私見公開給全國的同學們，雖然明知自己的意見不免淺薄，但作爲一種參考而提出，諒也不會完全無意義罷！

所謂暑假工作的問題，大概包括了「到民間」工作和自己修養二部份。工作計劃，應該是包括集團工作和個人工作兩方面。然而，在具體的討論到這些前，我還得對諸君先談談另一個關於「工作認識的問題」。

今年暑期工作的內容並不就是往年的所謂暑期修業，這已用不着我再贅述。這裏無論到民間去，或自己修養，都是以救亡爲前提。爲了救亡，我們到民間去教育同胞，同時教育自己。這與平日的學校生活不同點，卽此期間同學們不受課程表的限制，時間可充分的由自己來支配，並且是出于自動的，自願的，一點沒有什麼強制。但是，爲什麼我們還要在這裏嘵舌呢？那却

是某君說的，我們要最經濟，最有效的來運用這時期，同時這也是國難教育，全國規模的一種活動，所以不能不討論得更周到。

也許在有些同學們還沒有想到這工作個人以外的意義罷！是的，一定是有的。我們容易只看見自己，沒有看見別人，如果我們閉目靜思，全中國的大中學生在這一個暑假，都動員起來，這是一種何等廣大規模的運動啊！如果對這工作有正確的認識，有精密的佈置，它又將生出何等的效果啊！

這是不用說的。同學們！不論你是學生中的一個領袖或僅是學生的一份子，我都希望你們先對這暑期工作先有深刻的了解。

我極盼一個地方的學生團體，或一個學校的學生會，能負起一個地方，一個學校的暑期工作的佈置和指導。

我要告訴許多學生領袖，過去的工作方式，在這裏要完全丟掉，暑期工作要從過去的狹隘的一部份熱心同學的活動的範圍解放出來，要做到每一個

最落後的同學都動員，都有一種工作做。要在這種了解上去計劃工作，佈置工作。

同學們！過去我們不能否認，我們每一個運動並不都是大多數的同學參加的，總有一些人，站在運動以外，這是一種不可原恕的過錯。我們今後要糾正它，請即從暑期工作中開始罷！

也許你會懷疑我的話是一種幻想罷！那能辦到每個同學都參加呢？那並不！這完全看你怎樣的佈置工作。你如果把工作的標準提得太高，把範圍弄得狹隘，自然不是每一個人所能接受的。如果你認清了這一個工作範圍是廣大的，多方面的，並且把工作的標準靈巧的配合全體同學的社會關係和活動力，那就可以取得甚至全體同學的同意。

不要無論什麼事都把最前進的同學們作爲標準，反而嚇退許多人不敢前進。把活動限于極狹小的範圍。暑期工作應該是按照同學們的積極性，他的

認識，他的生活習慣，他的社會關係，讓他們各自發展他們的所長。譬如他能夠下鄉去教育別人的，就讓他下鄉去，讓他自己參加演講隊，唱歌隊，話劇隊，電影隊；他受不了熱，願留在後防，就讓他担任留守的工作，材料的管理，採辦；他只能寫寫東西的，不必勉強他做別事。他什麼都不能，但他的社會關係好，就派他担任財政，募捐，辦外交，做特殊推動的工作。你總應該充分利用他的長處，發展他的長處，把他的長處用在救亡上來。今日的大中學生，無論他如何落後，出身官僚家庭，但對民族的危機，不能說他沒有一點感覺，他不積極，不能參加，每每因為生活習慣不來，你要他下鄉去曬太陽，到街上遊行示威，他不能，如果你要他回家向他做官的父親，親戚去作一點推動抗日的工作，募一點捐，並不見得都辦不到。總之、暑期工作不能只限于開幾個研究班，派幾隊人到民間去，我們要靈活的運用各種活動，即令是一種娛樂的組織，如夏令會，旅行，遊船，體育運動等等，都可以

利用。要把每一個同學的特性用在一種活動上去，利用他的社會關係，讓他擔負一方面，要這樣，不獨每一個同學都能活動，都高興工作，同時把少數人的運動變為多數人的運動，把學校的運動，擴大到校門以外去，工作才能擴大，真的深入民衆。

這裏，要放棄偏狹的，不容人的觀念，以爲不參加示威就是漢奸，看不起其他的等等活動。我們在學校內也要建立聯合戰線，要把聯合戰線作爲運動的一種最高原則。

在一個地方的學生組織，也須得了解各學校的性質，學生的成分，適當的分配暑期工作，注意他們的特殊性，如藝術學院，工學院，稅務學校，讓他們各自發揮他們的特性，不要過於機械的在工作上一定處處要取得同一，執行一個死板的綱領。

總之：我們要每一個人都動，自告奮勇的動，各方面的動。不使一種力

量不用到救亡上去。

暑期工作應在這種認識上來規劃，佈置。我們每個份子，也應了解這前提，去找一個自己百分之百能夠勝任的工作做，不能閑着。

工作要按照當地的環境，我們主觀的能力佈置。我們要到民間去，我們實行陶行知先生的「知以傳人」的主張，去喚醒同胞，教育同胞。

但是怎樣到民間去呢？

也許大家要笑話我，一二·一六以後，我們早有經驗了，「怎樣去」難道還有問題麼？同學們！是的，問題還多着呢。

我們不能否認，過去雖然到過民衆，並未曾深入。學生演講，演劇，都有一些影響，但學生走後，除留了一點淡淡的印象外，不久什麼也完了。我們也不應否認，我們這些知識者和大衆間總還有一層隔膜遮着。同時我們的教育方式也比較呆板，單調，偏於主觀。有位同學親自告訴我，他說，他講

來講去都是一套話，好像留聲機片子似的放了一張又一張，弄得久了，老百姓也不要聽了。自己也感覺無聊，苦悶。這是真話，各地都有這樣的現象。

這種教育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老百姓只是仰著頭覺得驚異，以一種看熱鬧的心情在聽你的話。因為我們在一個地方不能久住，所以也真的象做戲似的，說不上會有深的影響。即令因為民族的危機影響最深刻的地方，民衆有意見要發表，有問題要你替他們解決，也因時間太促，不能滿足他們。

過去的教育方式（或說宣傳方式）收到的效果，僅僅只有刺激民衆的作
用，不能談到組織民衆。因為大家多沒有認清救亡是一種艱難困苦的工作，並且也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教育民衆，不僅是打開他們的眼睛，還要去掉他們的成見，這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絕不是一次巡迴演說可以收效的。我們不能過于誇大我們的嘴舌，不能僅僅給民衆一點點興奮劑。

我們這個暑期工作，要改變我們的觀念和方式。我們要在各鄉村，城市

，工人區域培植教育細胞。已有的小學，補習學校，我們要設法幫助它，健全它，成爲一個強固的教育細胞，沒有的，要找當地的知識者或社會其他的關係建立起來。我們要準備長期工作。

我們要了解，我們到一個生地方，即令聽了我們演講的人，得到什麼，那還是很有限。我們最要緊的是能幫助或培植一批人出來，使他澈底的接受我們的宣傳，而又能自動的去傳給別人，那影響才能擴大。我們深入民間，不是我們到了民間就算數，也不是自己丟掉書包，住在鄉下去，是我們救亡的主張，深深的送進每一個人的腦裏，同時我們也從那裏獲得一切新的知識，民間的實際狀況。

這一個細胞，在我們離開那里後，他可以經常的成爲大衆的教師、參謀。它經常的去說服人，擴大我們的影響。

這樣說來，我們是不是只要佈置幾個這樣的細胞就夠了，大規模的演說

，唱戲就可不要了呢？不！這種細胞也應該是通過一種廣大的集會，才可以取得大眾的信仰。同時，廣大的集會也另有它的刺激作用，它可以使許多人發生許多從來沒有想到的問題，要求解答。我們要把這二者巧為配合，我們要有宣傳國難的大軍，但攻進了一個地方，也要留着一小隊兵把守，不讓它輕輕的失去。宣傳也不能完全只攻不守像流寇一樣的來來去去。

至於教育的方式，也要趕快打破留聲機似的老調，要採多方面的進行。國難教育（或宣傳）是要叫人知道國難嚴重，並且怎樣解除國難。這裏面包括的內容非常複雜，豐富。我們可以說最近敵人新的侵略的事實，可以說東北亡國的苦況，可以說漢奸的無恥，可以說義勇軍如何的英勇作戰，可以說各地人民的憤怒，全國的愛國運動的現況，可以說世界大眾是怎樣同情我們，可以批評中國人打不勝××的胡說，可以批評不抵抗政策的錯誤，可以提出停止內戰，全國不想當亡國奴的人應該一致聯合起來結成民族救亡陣線，

以及千千萬萬具體的問題出來和大家討論。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讓民衆自己提出問題來；那怕完全與國難無關的都好，我們可以和他們討論，因此接近他們，探得他們的要求，了解他們的接受性，就是一個可笑的問題，也是有教育意義，於我們的宣傳也是有益的。如用口說，要說得具體，一回只說一件事，一個人只說一件事。話要與他們的生活聯在一塊，不要扯扯拉拉，一個人把什麼話都說完了，弄得以後別人沒有說話，完全像背數學公式一樣，使民衆聽了莫名其妙。如果係用別的形式，如唱歌，話劇，圖畫，電影，播音等等，也以表現得越具體，越簡明越好。

不過，這樣還不足。要說服民衆，給以新的認識，絕不是單從這一方面可以獲得成功的。我們要從羣衆的生活各方面去影響他們，要知道羣衆的認識發展的不齊一，接受性不一樣，我們還要走許多其他的路，在表面看來，似乎是灣灣曲曲的與宣傳國難完全無關，那就是提高他們一般的文化水準。

所以在這國難宣傳中，也不能忽視一般文化教育，認爲這是不合時宜，是和平工作，目前不需要它，要知道這也可以幫助大衆接近我們的宣傳，雖然這不是當前最主要的工作，却一樣不能忽視。教育大衆原來不是一件那樣簡單，容易的事啊！

是的，要詳細的說，這里是不可能的，現在就作了這一點提示帶住罷！

接着要說的是組織。我們常常聽見人家說，宣傳與組織不能分開，宣傳本身也就是一種組織行動，這話原也是對的。不過，今日的文化工作者（連學生運動也在內）常常把自己的任務，過爲誇大。學生運動好像要來包辦一切羣衆運動。一次下鄉宣傳，因爲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就感覺非常懊惱。這明明是把組織羣衆看得太容易了，同時不了解自己的任務。我們要知道，一次下鄉宣傳，我們不應有馬上就把羣衆組織起來的幻想。羣衆的各種組織，實在不是由學生或文化運動的人可以一手包辦的。這一任務，讓給別人去

做罷！我們這裏的任務似乎是偏于意識的方面，刺激、鼓動羣衆，教育羣衆，使羣衆接受救亡的主張，引導羣衆參加到行動中來，整個的救亡運動不能單獨是學生運動或文化運動，是應該有各種分工的。所謂宣傳與組織的任務不能分開，不宜看得太機械太狹仄，它應該是就全運動說的。在整個救亡運動，如果有人把羣衆鼓動起來，沒有人進一步去組織它，那是一種錯誤，但不是一個人一面在台上說話，一面記出聽衆的姓名，這樣就叫做宣傳與組織合一了。

那末，我們就完全只來宣傳，不管一切組織羣衆的事麼？那也不是的。我們只能盡幫助的作用。卽那一個地方，羣衆運動如果是最薄弱的，我們除開教羣衆如何組織的方法外，並可把組織的責任付託在當地的教育細胞上，要他們暫時建立初步的關係，真正羣衆組織，還是要交給羣衆中的先進分子自己去動手的。他們自己也會做的，用不着我們過爲心焦罷！

我們要這樣的來了解宣傳與組織的關係，我們要記得自己的中心任務，充分的發揮它。要如此，我們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更實際。

這些話雖然不僅是對於學生暑期工作一方面說的，但對暑期工作的了解上有它的意義。不了解這些，暑期工作又會走到狹隘的少數人包辦的路上去的，時間和精力的消耗將得不到更大的效果。同學們！再不能走舊的道路了啊！

怎樣到民間去，我想，就作了以上一點原則的說明，暫且帶住罷！自然，光只原則的說明是不夠的，我們要按照不同的環境有各種具體的工作佈置。不過那不是這封公開信的範圍所說得了的。實際的工作看來是千難萬難，但最重要的還是在於自己對工作有正確的認識，有靈活的工作方式，實際上發生的一切困難問題，自然很多，可是那問題也就在困難中可以得到解決，不用深愁。

同學們！你們現在大致對於實際工作都有一些經驗的，一般的工作佈置，你們從自己的經驗，從各種學生刊物，以及國內許多前進的刊物中，都能找到許多材料，作為參攷的，這裏也就一概不談它。

最難的還是怎樣把握現實，認清策略，運用策略等問題，現在我們轉入訓練自己這一個問題來罷！

我是何等的受諸君感動啊！當我親自聽到「怎樣訓練自己」這一種呼聲從無數的同學們的口中喊出，我非常的高興為民族前途慶賀。今日民族解放運動，無論在任何領域，都要求是一種意識的行動。大家要求有正確的行動，所以自己也要求有正確的認識。這是千對萬對的。同學們！我們都要學習！一點不是謙虛，我們爲了獻身民族，不能單憑熱情，我們爲了減少錯誤，縮短痛苦的過程，我們不能不有理論的修養。這種教育可惜諸君在今日學校都不能受到。現在大家來利用這一個暑期，自然是再好沒有的。

我又要重複的敬告學生領袖們！當你們佈置一個地方或一個學校的暑期工作，請不要忽視了你們自己的理論的訓練。你們須得萬分謙虛的去分析你們學校的同學們的認識的水準，廣大的去徵求大家的要求，作一種有計劃自學運動。是的，一個暑期的時間是短促的，並且還要把大部份時間用到教育他人上，所餘的時間更是有限了。不過，我們可以在這暑期建立一個研究的基礎，讓同學們獲得一條自學的途徑，這對於將來的工作是有決定意義的。

至於怎樣來組織這種自學的活動呢？就全般的組織說，我不主張由學生會來包辦，強制大家來研究什麼。我主張學生會多給同學們自由些，讓同學們自己自由的去組織。按照他們的興趣，成立各種研究班。讓興趣相同的人集在一起去，自動的去活動。學生會只可以在旁邊幫助他們，如果大家需要時，代他們去聘請指導者，專家，供給他們一切圖書的材料。在思想學派方面，完全不應加以干涉，什麼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學派都可讓他們存在，公

開的討論。這裏也要特別注意大家都來，都動；不是一部份人動，是個個人都動。不是思想的統治，而是思想自由。要衝破過去的干涉主義和非法禁令，同時自己也要放棄宗派的觀念，使青年的思想，真正自由起來。再來一次思想解放的運動啊！

也許有些進步的同學們要覺得我這番話有些奇特罷！民族解放是要求正確的理論，他們怎能容忍真理與非真理並存呢？

這話固然是不錯的，但我們還要知道，現在因為思想的不自由，所以真理不容易與一切人們相見，不把干涉主義解放，大家是永遠沒有接近真理的希望，正因為要使真理成爲日常的東西，先總得要使它能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與大家見面呀！

還有，人這東西都有一個頑固不易說服的腦子，這不足怪，這是社會生活決定他們如此，思想這東西是受不住別人的強制的。現在的干涉主義，進

步的青年已感覺不快，和不能容忍了。倘若這時我們說：你只應該研究什麼，只有這才是正確的理論，許多落後一點的同學們就要感到不快，認為這是武斷，是不公道的，因此生出反感來，在思想上既然首先和你分離，在行動上那就不免也要分裂。這有妨害聯合戰綫在學生方面的發展。我們對一個思想上有成見的人，加以說服，比對一個思想簡單一點的人還要難，我們固然希望每一個同學這時都來接受民族解放的真理，不要再在虛假上耗費精力，我們無法取直接的打擊它，我們不能過於熱心，不能不多走一點無法逃避的「冤枉」路。

我們就讓真理與非真理肩並肩的永遠存在麼？決不！

我們在這自由的研究空氣中，使大家都有接近真理的機會與批判虛假的機會。今日同學的思想無疑的傾向前進的人要佔大多數，祇因學校教的不是這些東西，同時又受了干涉主義的限制，所以大家只能在各雜誌及幾本譯本

書上，獲得一點初步的概念，幾個抽象的公式。一般說來，還是非常淺薄的。是的，這淺薄不足為病，這傾向是足貴的。我們如果能得自由研究的機會，把這一傾向的人團結起來，自然這一種思想運動，要成為學校的中心。這一中心運動造出的空氣，將影響許多其他的同學，真正民族抗爭的理論，不僅在理論上將取得支配的勢力，就是在行動的印證上，也得使千百人折服。這是組織這一自學運動最基本的原則。我想，這一個原則恐怕不易為人了解，就在許多進步的領袖中間，恐怕還要費一點時間來說服罷！

再說到這一運動的中心運動。

在一個暑期，我們是不能把計劃定得過大的，如果一個學校放假後，同學們全留在學校內，在暑期補習的形式下來組織讀書班，我主張這計劃的重點應注意：

一、我們應研究些什麼；

二、怎樣研究——研究方法；

這兩個問題，前者是按照當前的需要，我們的程度，時間，另作出一個計劃來，並可請學校的教師或社會的專家作有系統的演講，要求他們替我們開出一張詳細的書目來，後者也可採演講的方式，來討論一門門的研究法，使我們在一個暑期中，摸到對理論學習一點門徑。至于詳細的討論，可讓同學們自己自由的組織去。

如果學校不容許學生在暑假中住校，我也主張一個學校的學生會應該有一個委員會專門辦理這事。找同學中對理論有修養的人做委員，擬定一切研究計劃，再請教師及社會專家校定，作出暑期中理論研究大綱，發給每一個同學，給他帶回家去，但不是勉強的命令他非這樣讀不可，而是供他參考的意思發給他；不管他有沒有興趣，多少可以影響他們。

自然，這不過是訓練自己的一部份，我們不能專談理論，把理論與實踐

分離開來，我們還要討論更實際的，如國際政治經濟，中國政治經濟，當前救亡的政策以及一切喚起民衆的工作上發生的問題。

這一方面的問題是多得很，我們不能在這裏一一提出來說明。我以爲，如果是在教育民衆時發生了什麼問題，自然最好的解決的方法是把參加這工作的同伴們隨時找來大家討論，在自己的認識與經驗的範圍內，去求一個較適當的解決。同時，互相交換經驗，交換批評，一切小的問題，是可以不斷的解決的。這里我要插一句嘴，就是固然不應常犯錯誤，但你也不要怕犯錯誤。祇要知道錯誤，勇於去改正它，不能因着怕錯誤，什麼事也不敢動手做，那才是真正的錯誤呀！

這些比較實際工作上的討論，自然是極需要，和理論學習是一樣重要，但這裏，也不能多談它，暑期訓練中還有什麼最最基本的問題呢？我想，還有兩個問題，值得向同學們特別提出：一是當前喊得最響的民族聯合戰線的

問題；一是最近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提出來的一個「抗×救國初步政治綱領」。前者雖然已變成一切人口裏的辭句了，但真的澈底了解它的，實在還不多；後者雖然還是一個不十分完全的東西，但是中國大衆第一次提出的救國主張，應該普遍的來加以討論的。我們要救國，到底我們的政治主張是什麼呢？應該每一個人有着具體的意見啊！

現在先緊聯合戰線來談罷！

無疑的，許多人都曉得它重要，它是當前民族抗爭組織的最高原則，祇有這一個原則在全國規模之下取得一切人們的擁護了，才會發生全國規模的對敵抗戰。這是何等重要的一課呢！

現在我們的一切工作的活動都要先認識它，譬如學生運動罷！如果不澈底的了解它，你就不能將運動擴大，甚至于不能推動工作，相反的，有時在無意識上取消了自己的行動。

不用說，要把這一個問題說得源源本本，也不是這封通信範圍所能辦到，現在我想提出幾個要點來，希望同學們自己去研究罷！

我們先要研究，爲什麼現在大家要提出這個原則來；它的產生是基於什麼呢？

今日的聯合戰線與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國共合作有什麼不同？

什麼人可以和我們結成聯合戰線？今日聯合戰線內容是什麼？

在全國規模下，我們怎樣來結成聯合戰線？在各種運動，各個方面，我們怎樣來結成聯合戰線？學生運動中的聯合戰線怎樣建立起來？

在聯合戰線下，不同的羣團間相互的態度應該怎樣？

這裏每一個問題都不是簡短的話可以盡述的（以後有機會當專篇來分論），諸君自己去尋答案罷！從這半年來大家的經驗中，從中國當前廣大的現實的抗爭中，去檢查自己對這一問題的了解罷！

關於那一個「抗×救國初步政治的綱領」，現在暫且不管它有不有缺點，我們可以把它作爲一種當前每個人都應該的政治學看，我們希望每一個同學在這一箇暑期中，都將這一課弄畢業，並且都各自得到最優等的成績。

拉雜說到這里，我自己萬分感覺慚愧，好像我竟不自量的自居指導的地位在這裏對青年說話了。不！同學們！我有一切人們的自知，我並不要大家都照我的話做，我已說過，這是一種建言。爲了過于對同學們的熱情感動，自己也不知藏拙起來，在抗爭中的同學們！不要笑話我罷！

最後我還想對一向沒有參加到抗爭中的同學們說幾句。同學們！你們也許自己也感覺寂寞罷！我從許多材料中，發現諸君中有大部分人在苦悶，有少數人被前進的同學們的誤解，因此陷入非常的灰心，憤慨，不滿中，我最能了解大家的心情，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不是諸君真的落後，沒有前進的可能。更不是自己的無能，在這大時代中不能盡你們光輝的職責，我更反對

那種宿命論的判斷，以爲你們出生的社會層決定你們怎樣就怎樣，不能改變你們的根性的。

同學們！你們應對一切誤解你們的人寬容！你們沒有參加到抗爭中來，自然有許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由於過去學生運動中的工作方式的狹隘的錯誤，不能發揮你們的長處到抗爭的另一面去。這不由你們負責，另有錯誤的根源。其次我也不能否認那是今日教育太不良的結果，使你們與時代隔得太遠，學校教育毒害了你們，你們受到了影響。這也要由過去的教育制度負責的。

還有，你們的私生活，你們的一切習慣，扯住你們向前進，你們陷于極端的矛盾中。思想與行動發生了分裂，你在意識上也許是贊同示威的，但你受不了皮鞭，大刀的恐嚇，吃不消監禁的苦味，你只好在行動上退縮起來。你一面想現身實踐，爲民族爭一日的生存，但因你離不開家庭，捨不得妻子

丈夫，祇能袖着手作一個無能的同情者，你們在生活的各方面，每天都發生了千百的疑問，但你得不到解答，永遠在苦悶中，於是造成了你們的離羣。

這也一大半要由社會負責的，今日中國社會的複雜性是古今中外所沒有，即令是一仍最前進的人，他的意識中總不免仍保有許多不正確意識，反映了許多落後的思想。我們平心靜氣的一想，這有什麼奇怪呢？這些落後的意識，是我們這可悲的現實的一種反映。

但是，我們並不以此消極，中國的現實雖然可悲，但中國現實並不是停着不動，它在激變中，這可悲的狀態使得千千萬萬人喊出要求改造現實，並且造成了改造現實的一切前提條件和巨力了。我們這些小所有者的思想生活就不能改變麼？不！關於生活各方面發生的問題，不是不能解決的。只要有人指引，現實會把你推到時代的前面去。在現社會上忽視了這廣泛的生活教育是一種最大的缺憾。這不能單責諸君，或反疑心什麼根性難改，或竟武斷

的作宿命論的判斷。這一切不公正的態度，我都希望諸君見諒。

放寬容些！忘記人們過去對你們的態度！放棄那過去的士大夫的高傲罷！放棄那小皮氣的習慣，放棄一切偏見和頑固罷！在共同爭取民族生存上聯合起來。一步步的，盡你們可能的走到戰爭中來，在這大時代中，離羣的孤獨是一種不可忍受的痛苦，不能因着這些小節，自己埋葬在沒落中。

來學習一切罷！就在這一個暑期中來學習呀！我們要記得那一句沉痛的話，「也許這一個暑期就是我們最後的一個了。」

全國同學們！暑期工作的佈置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希望在這一暑假工作中，樹立全國學運本身工作一個深厚的基礎，將全國學運真的成爲全國的運動，每一個分子都活躍的拉到廣大的運動中來，把民族抗爭這一戰野，首先將它鞏固；不空耗費這一個暑假一分鐘的時間，一切都用在這鞏固自己陣營的工作上來。

角半小叢書

第一輯十冊實售一元五角
掛號郵費 國內一角五分

本社發行

眼前發生的實際問題，讀者每每無法得到透澈來了解，單靠各刊物上的零碎文章，是不夠的。這套用叢書的目的，是要在最快的時間內，把一般人所急需的東西，貢獻給讀者。內容不一定有系統，出版也沒有一定的期限，一切都依着讀者的需要來決定。每種定價自一角半至二角半，預定八冊以上者，一律作一角半計算。

1. 如何研究哲學

李崇基著
現已再版

6. 國防總動員

章乃器等著

2. 高爾基論

羅漢甫譯

7. 法郎貶價問題

林文著

3. 聯合戰線論

漢夫著

8. 世界人民陣線

凌青著

4. 西班牙人民陣線

劉軍著

9. 怎樣自學文學

梁勝期合著

5. 實踐論

柳湜著

10. 救亡的基本認識

柳湜著

書叢小半角
救亡的基礎認識

一九三六年十月月初版

著者 柳 湜

發行者 李 公 樸

出版者 上海靜安寺路新橋弄七一號
讀書生活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電話三〇三二一五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3100

2000

